剛齋遺稿 信

雜著

題南廊倦遊錄後

飛鳳山花卉水淨寺谷簾玉流亭雪月合江浦漁火真城之勝槩也五載于玆某水也某丘也莫非吾童子時所釣遊今於數十載之後詡詡然夢䰟未嘗不往來于這間是一茶緣也時先府君於不肖未嘗親自督課而任其看讀無令間斷而已課誦之外一日看綱目五六板或七八板以爲恒式初則字喻句析過一二卷漸至意解而理順雖於符決之際擧燭之後必令臨講如非病與駕則不曾癈却如是看了者三十餘卷也有申翰咸李柱範者一以儒雅一以醫藥出入官府忠原從叔有故不來余或受書於此二人矣回憶當日事怳然如前塵影子未知此二老尚無恙在世乎少日釣遊之地尚不可忘况從遊講學之人其可忘諸適被巾衍得在

徜時所作抄謄若干首俾爲因辭寓想之資焉

又

客有問曰子之在南館十有餘載然及乎冠强半在洛且屠維以來又非在南之日也今其錄伊時吟哢酬唱之什而揔謂之南館倦遊者何也余笑而對曰是編也豈其文詞爲哉特因往跡以寓其不能忘情之懷耳噫南館即一蕣鄉之逆旅也吾所不能忘者不在乎山川風物之美臺榭聲色之娛是不過乎平日所與從遊之人則因其詞而想其人想其人而玩其詞〻亦不爲無助也予於眞城受學于忠原從叔父於龍洲講道于竹下李工舍至如柳丈思叔李生元彬之委歲同苦滋益弘多在洛則同堂而有從叔道舜同庚而有李德如朴景則朴末卿同閈而有洪子厚李善善中柳致凝皆吾同業同志之人也於焉數十年之間或以爲泉臺人或有分離睽張不得朝夕焉同我遊者凡今幾人矣回想當日方其接杯酒

臨硯蹔我唱而君酬其歡情款意尚可以想像也其間閑漫吟咏如北燕送行之序松京遊賞之詩並皆編入焉其亦不忘則一也統而名之以南歸録者不亦宜乎然真城之作則以呈忠原從叔詩揭之篇首龍洲之詠則起於竹下止於竹下噫吾所以於南歸之中最不能忘情者在此二人故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〻止其斯之謂歟客亦唯〻而退仍記其答問之語以為後日之徵云丙子陽月書

義狗碑銘 善山石峴

洛江之滸石峴之傍歸然短碣義狗之藏野火燎原烈燄俱揚彼昏不知醉眠如羊日落人絶爾獨彷徨濡尾爛額主全身亡智義雙存物具人綱我作爾銘以示無疆

廣行日録

歲乙酉仲春甲子剛齋金洛元延思齋成聖思訪李山雲於廣之池谷行

到半程舍騎而徒剛齋子濟大近思弟述默使一奚負書篋從焉剛齋顧謂近思曰吾儕平居悠泛日多看書濶略無所憤悱雖遇先覺益友無以發問辨難彼先覺益友雖欲矜其不能而啓發之將何所施使曾子如無隨事精察眞積力久之工安得聞一貫之語雖有一貫之語又安能聲入心通誠可愧也近思曰然於焉山日向夕行色闌珊到山角小店暫歇行數里望見一洞口衆村疎夾溪種樹山雲頎然立巖下近思與二少年拜于路左剛齋揖而言曰東郭一分久擬委造今始踐言矣山雲曰感玆遠臨得無行程之憊乎仍相隨到宅上坐臨淵堂問曰彼一少年爲誰剛齋曰是吾迷兒教養無素聞見淺陋欲令瞻望履舃之餘知於流俗之外自有一等法家規範耳山雲笑曰何乃捨近而就遠乎近蓋有所指也留一日近思拈孟子大學等書數条講討文義問曰集傳字句間不無可疑者仍質管見一二處山雲曰始起疑而終歸於無疑可也近之纔有所疑不

復深究已於程朱緒論輒有不滿底意頗不為人心世道之大害乎延思
曰愚之所疑只是無緊關字義而已非如近來一種人意在侮賢而吹毛
覔疵則今者所教恐欠原恕之論山雲笑曰老夫此言非為君發大抵後
學於先賢是非上如聞父母之名口不可道然後民志壹世道靖此義不
可不加勉又舉人皆可為堯舜之句謂之曰此信然乎延思曰理固有之
聖人導人當示標準之極何可含堯舜稱湯武曰人皆可以為湯武乎此
猶世人之勸子弟文華必使法退之倣羲之之意也歟山雲曰得之剛齋
曰近有一書名曰語孟字義子聞之否山雲曰是誰所著剛齋曰倭國人
有姓伊藤名維楨号古學先生者也其學專主語孟以為性理及體用等
語乃宋儒剽竊佛家語以文儒術至目朱子為禪儒云而其書未得見之
山雲曰吾亦聞諸一友嘗欲採摭經文劈破彼說而如體用等字未知有
考據云爾延思曰借彼明吾朱子亦已言之矣且聖賢立言未嘗一一蹈

襲何可以不見於經者為話禰乎適聞籬底有伐木聲山雲頎謂剛齋曰
子聞鼎斧之語乎有兩人相善一貧一富富者語貧者曰令行妻子君不
如我相與難之富者曰可試之即其座上呼妻而撤鼎命子而斫楹言出
即行貧者歸亦如之妻訕子辞鬨而後從貧者愧服此語雖俚極有理盖
此令行令不行非如孟子使人不以道不行於妻子之謂而彼起身為富
者未有不以智力御人者此可見貧不能御妻子者無德無才故也又
曰今世所謂女子冠笄多所未備俗所稱簇兜哩於傳無據且頭有所加
而腰無所帶以之事神見長恬不為怪豈非悖禮之甚乎華冠似勝於簇
兜假髻又勝於華冠考諸家禮亦有可據故吾家以假髻定用而以碧背
布作有袖背子其上着大帶稍為近古未知如何若以知舊家所未通用
而欲避俗喚而不行則古禮無可行之日故吾則從吾所好而亦有隣里
一二家傚用者矣髻様如龜板以鐵絲揉作二層四旁有柱上面塗紙前

高後抵高亦寸許以髮長尺餘者從前桂束以毛段向上面韜之分纏而
旁至後柱合縫處綴以雙纓前加小簪髮則辮作薹髻卷在頭上或用俗
制娘子着在腦後者也所謂娘子固當不用而吾家亦未免俗向於子婦
已許用矣剛齋笑曰女子一人頭上不可無用古今禮俗則除之如何山
雲笑而唯唯剛齋曰深衣制度先儒聚訟不一其端未知何所適從山雲
曰余作嘉禮備要至於深衣一從朱子定制但有一節不同者(袷二寸緣通皆寸半)
亦取朱子定論矣大抵此等儀節要當循蹈前轍不可孼意變改雖於古
經或未盡合不害為先賢之法服卹克夫今人當服今人衣之說朱子已
論之此辭不可不慎也近思曰時祭儀節以古禮有尸故多與神交接之
義而今則似有變通知脤嘏之辭且不堪當今或有不用此儀云未知如
何山雲曰愛禮存羊豈慮偽哉家禮既不刪去則朱子之見曾不若今人
乎自有深意存焉何敢遽議其損益耶剛齋問山雲曰近日工課何書山

雲曰衰病近甚東閣經傳久矣第有一事自先祖以下至祖禰畧撮事實
附以詩篇各如干首為單卷冊子將謀登梓姑未盡校讎之役矣近思歟
粧而問曰苟欲學問則四書是體六經是用不可偏廢才分無以及此者不
是謂之學耶山雲曰余則一部小學尚患讀未熟耳近思又以其弟授業誠
心仰托不啻累千言其略曰大本不立事無可為必有事焉求其放心亦惟吾
誘之如何耳渠雖下愚豈無一點明處因其所明而加納約自牖之教或有其
道耶且論師生之分參乎君臣父子之天倫有不可廢誠以師不敎則臣不臣子不
子故也山雲曰自今人言之雖以鄉黨自好者為師其視無忌憚猶賢乎已若責以師
道之極則除非有道者夫孰敢自任乎一宵留宿貧家餞品物備而禮厚剛齋
笑曰有朋自遠方來主人雖樂之客也愧非其朋且如此待客得無有謝上蔡事
〻要好之病乎山雲曰詩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䟽糲誠可愧恐然接賓
亦禮之大節有無隨時盡吾心而已矣剛齋曰明將歸矣昔人之與國鵠湖至今

稱盛會此非吾輩耶敢擬議 尋得開界峯逼一宵文話不害為韻事去此莽
蒼地有奉恩寺可得偕作乎山雲曰敢不唯命二子寅昱寅翊從之早起料
理晚飯乃步行少長濟濟凡七人路由宮村式滄江贅居之閭過廣平大君墓
逶迤山逕到秀谷祠祠即李峒隱義健趙滄江涑李迂齋厚源俎豆之所賜
額之院焚香祗謁後坐景行堂拈近思錄人性本善有不可革章各讀一
遍訖咸請發問錄義山雲爊以答問自居固辭而止之命院隸設午飧行十
餘里到寺乃乘月携乃榼步到江岸松影隱隱遙望水色沙光瀅然作銀色
世界吟晴以頌而歸佛燈青熒僧語初定仍講周濂溪太極圖說程伊
川好學論畧有問答剛齋問曰世有修丹學者專精注想則心體光明
圓活悅若有見頗有頓悟底意然後應事着書輒有異信然乎山雲
曰理或然矣然如丹學禪着工較易彼皆絕物棄事故也遏七情掃六根
乃有成若過喜過哀則心丹乃破難以復收安能酬接事務乎至於吾儒敬

守工夫守衆理應萬事所以為難耳余於少時試做存心工夫則時月之間若有所得之難言者然則不獨道家存想之為有驗也朱子調息箴所謂鼻端有白我其觀之者至今時時試之亦不無下氣之效又問卜筮之道聖人行之周易爻辭多有符合信然否山雲曰然昔退溪病革遇謙九三曰君子有終吉門人皆以為吉退翁獨知其不淑若此類者多又論詩文山雲曰凡為詩文䟽字句間增刪不得方為能文如范曾公哉從子詩雖非高古嘗試加點竄則終無可議蓋其成家故也又曰福善禍淫之理天老難諶鎮川有一人積庄穀以千數值凶荒貧族多濱死者其父勸賙之終不聽其父徙忠州所穀所以百包分與之其子即從督還其父憤恚不食而死一鄉攻逐之所去不容遂窮至於無人之境乃於治基之際得二大瓮皆錢也此是近事人多傳說何理之舛若是也近思曰此有一譬嘗見人家小婢盜竊飲食主母怒之盡與其盜竊之餘使之充其慾者即所以大其禍亦將取姑予之意也天其或者試此人

歟近思起敬而言曰自念空疎顓蒙但有一分好善之心而已必欲奬勸則
謹勅二字誠足矣竊聞近者人或有指目而嘲笑之此無乃門下向人過奬
之致歟剛齋笑曰執耒耟而諱農夫號可乎山雲愀然良久乃作而答曰
有人於此一人懋其實而避其名一人尚其名而無其實盖避名雖善於尚
名其流弊則有可言尚名之家未必實德實行之兼備而能知尊學問貴
名撿故一再傳而猶有後生之可觀亦不無因其名勉其實者矣向所謂
懋實之人預憂虛譽之難副故反致踈學問而畧名撿不待傳而其身已
賊其德矣此豈非欲避其名遂亡其實者耶况後生此輩遂直以學問爲盜
而身自陷於夷狄禽獸之域其禍果何如也吾輩所勉惟務實而已不必避其
名名之有無但忘之可也又况今之名非譽也乃所以毁之者乎盍與吾黨勉
之哉翌日早飯訖三少年陪山雲返池谷剛齋率其子伴近思同舟過豆湖
謁松下李丈李丈問此行所由喟然嘆曰善哉斯行也點心後乘夕陽而

歸々數日各記所聞所睹之大略以備觀省而潤色之輯錄之名曰廣行日錄者剛齋金洛元也將以示諸少年故各書齋號以別焉仍奉質於山雲云

申友龜徵席上記少年話

有一少年曰夫中原幅員之廣莫盛於今梯航所通薄于四海彼北邊沙漠之地昔日匈奴烏聚獸散逐水草舍處今爲耕墾土着生齒日繁皆有監牧即蒙古部落也其地廣殆與中州等至於西竺佛國今在幅員之內佛教皆已消亡今如干寺剎所謂水月殿墝繂宦者及剿窮中國文字而名之蒙時有準喝爾作亂西陲爲患甚大乾隆送十萬兵精不目討平之當初釋氏不立文字晉魏唐宋間能文好事者緣飾傳會作爲經文流布中國誑惑後世此豈釋氏之罪也歟且佛教之外有黃教者頗爲熾盛々京至不能禁然今蠻貊胡羯之人皆知尊崇孔子儒術

於是大明雖有異端固不足矣曆象之精密莫若如日月蝕皆有常度
詩書春秋以為災異不害為恐懼修省之資然當食不食之說理耶必
無抑亦當時曆學不明不能推步而然歟天者氣也非但地上一尺為天雖
地下百丈亦天天有九重之說誠不可破以曆家推步之法觀之必九層殊
道然後可以合度矣如山河影云者朱子經註亦以為地影然若於上
下絃相對在天之時亦有是影抑地影倒射而然歟殊可疑又曰伏羲
河圖不過俯察中一事未必作易專取羲圖神禹叙疇先儒以為原於洛
書九數而九疇之於九數未免其強排其中貌言視聽思之分配五行以驗庶
徵大啓漢儒傅會穿鑿之弊矣且圖說之作非古也孔子易繫只有易有
太極四字而濂溪因此作圖又添無極圈於太極圈上以至陽陰五行男女
萬物添出許多圈子使人殆眩亂矣又曰朱子箋註或有偶失照撿處
論語註三歸之為一娶三女而以臺釋之子糾即兄也故以子字加之

今云子糾弟也桓公兄也此類不可不辨主人曰詩傳于嗟乎騶虞何以觀之鄙意則從一說作騶人虞人看則似好少年曰然騶虞之為獸名別無可據或以四靈配五行而一則不足故以騶虞配之此漢儒之說也又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主人曰以集註觀之懲創感發耶以為思無邪少年曰然則詩之敎然後乃通若曰詩三百則不講究矯捄之策而工商既不可為則歸農差可矣近有一人生理剝落乃以單身走入峽中躬耒墾土居之數年稍贏餘下峽娶婦仍野居經歲又無資生就其洞敎兒糊口則無以救妻子之飢矣乃上京問策于永平楊門相公則曰歸而修舉業可也年既婉晩無以行其言又問一高士則曰無已則還為敎長可也其人於心終不快來問吾家大人大人答曰安可辭勤苦更挈歸峽中依舊作農不亦可乎其人乃釋然而歸云余在傍聽之不覺起敬問家安在曰在南村少年先辭去問于主人乃金弘遠金海人時

年二十一也
命羲和以
帝若曰軒谷吹而
拊五辰之際爰
齊七政克輸春耕
推步之法而雲觀
一百四十度自致氣
每患歲序之或差
治運昧歸餘於
方玄象有眇漠

語未明快明儒一人釋之曰苟於三百篇中求一言可蔽者莫如思無邪此說亦未
妥矣又曰人之心體果能體驗否醫家以爲五臟皆有心然否主人曰道不離器有
神明舍於心臟上故謂之靈通者是少年曰中庸首章訓性字何不云道也而曰理也
主人曰道以人所共由而言理以各有條理而言一體之中煞有分數少年曰理字訓
詁當如何主人曰物之脉理惟玉最密古人多以玉理爲言少年曰以見於經傳者言之
如易之黃中通理繫辭之俯察於地理孟子之理也終條理之說固非一再終無正
訓矣又曰未發之中不可以語凡人否主人曰此章只就本然之性言之聖凡豈有加損也
至於大本未立之人未發而不中朱子或問已詳言之固不可以霎時光景便謂
之無偏倚之中也明矣少年曰然則衆人無未發之中此說近之否主人曰如此說
去亦有語病譬如孔門論人說有一事之仁而未敢遽許以仁也語屢轉未能盡記少年曰
清儒袁枚著經說至論良知之學以爲孟子與王陽明皆不知良知出於血氣何
以言之有人於此生子而乳養於他人及其孩提必愛其乳媪而必敬其家之長是
皆由愛育血軀之致非出於本然之性而然也此言亦似有理矣仍曰高麗四
百年能行分田之制末梢有弊恭讓王焚其籍遂蕩然無可攷目今士大夫
卽四民之一如非仕宦聊無生理不可

歲有六日之靈颱熟任正時而恢日惟甬時際午日之運世掌占星之官曁伯
仲而共貞實居重黎之舊職察上下而幽贊不讓容成之神才遠玆觀乎天而

今云子糾弟也桓公兄也此類不可不辨主人曰詩傳于嗟乎騶虞何
以觀之鄙意則從一說作騶人虞人看則似好少年曰然騶虞之爲獸
名別無可據或以四靈配五行而一則不足故以騶虞配之此漢儒之
說也又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主人曰以集註觀之懲創
感發耶以爲思無邪少年曰然則詩之教然後乃通若曰詩三百則不講究
矯捄之策而工商既不可爲則歸農差可矣近有一人生理剝落乃以單身
走入峽中躬耒墾土居之數年稍贏餘下峽娶婦仍野居經歲又無資
生就其洞教兒糊口則無以救妻子之飢矣乃上京問策于永平楊門相
公則曰歸而修舉業可也年既婉晚無以行其言又問一高士則曰無已則還
爲教長可也其人於心終不快來問吾家大人大人答曰安可辭勤苦更絜
歸峽中依舊作農不亦可乎其人乃犁然而歸云余在傍聽之不覺起
敬問家安在曰在南村少焉少年先辭去問于主人乃金弘遠金海人時

語未明快明儒一人釋之曰苟於三百篇中求一言可蔽者莫如思無邪此說亦未
妥矣又曰人之心體果能體驗否醫家以爲五臟皆有心然否主人曰道不離器有
神明舍於心臟上故謂之靈通者是少年曰中庸首章訓性字何不云道也而曰理也
主人曰道以人所共由而言理以各有條理而言一體之中然有分數少年曰理字訓
詁當如何主人曰物之脉理惟玉最密古人多以玉理爲言少年曰以見於經傳者言之
如易之黃中通理繫辭之俯察於地理孟子之理也終條理之說固非一再終無正
訓矣又曰未發之中不可以語凡人否主人曰此章只就本然之性言之聖凡豈有加損也
至於大本未立之人未發而不中朱子或問已詳言之固不可以霎時光景便謂
之無偏倚之中也明矣少年曰然則衆人無未發之中此說近之否主人曰如此說
去亦有語病譬如孔門論人說有一事之仁而未敢遽許以仁也(語屢轉未能盡訖)少年曰
清儒泉枚著經說至論良知之學以爲孟子與王陽明皆不知良知出於血氣何
以言之有人於此生子而乳養於他人及其孩提必愛其乳嫗而必敬其家之長是
皆由愛育血軀之致非出於本然之性而然也此言亦似有理矣仍曰高麗四
百年能行分田之制末梢有弊恭讓王焚其籍遂蕩然無可攷目今士大夫
即四民之一如非仕宦聊無生理不可

今云子糾弟也桓公兄也此類不可不辨主人曰詩傳于嗟乎騶虞何
以觀之鄙意則從一說作騶人虞人看則似好少年曰然騶虞之為獸
名別無可據或以四靈配五行而一則不足故以
儒之
說也又曰詩三百一言弊之曰思無
心創
感發耶以為思無邪
究
矯揉
才
走入峽
八
生就其
公則曰歸
為教長可
歸峽中依
敬問家安

年二十一也

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詔

帝若曰軒谷吹兩節之竹同律協時羲廷抽百莖之蓍歸奇象閏茲當拊五辰之際爰降命四子之音蓋聞王政莫先於叅三歲功必資於定四聖人以齊七政克幹春耕秋穫之有期皇天對越一心所貴歲月日時之無易第星曆欠推步之法而雲觀昧置閏之規起攝提一萬八千年誰識月遲而日速積分數九百四十度自致氣盈而朔虛三元之軌躅乃昭縱有乾道之默運一天之經緯莫驗每患歲序之或差時同炎皇作蜡祭之辰政惡優端于始世遠金天須鳳曆之治渾昧歸餘於終肆朕政先授時念切欽昊冊蓂驗開落之瑞不過知旬朔之方玄象有眇漠之嘆曷為紀曆數之義二氣調四序之候方斡違極而體天一歲有六日之羸孰任正時而恊日惟甬時際午日之運世掌占星之官暨伯仲而共貞實居重黎之舊職察上下而幽贊不讓容成之神才遠茲觀乎天而

察時尤宜積餘日而成閏節二十四候而時定頋民事豈可緩乎朞三百六旬而歲成冝天工人其代也茲命羲叡暨和分掌四方平秩之責俾效三才叅賛之功消息盈虛之不齊朔五年再閏之法懸象著明之莫大致四時一定之休苟不推日月疾徐之分以置閏朔則何占寒暑迭遷之序敬授人時於歲五紀之星文用章千載之日至可致風調雨順咸甯協萬之休東作西成庶賛熙百之治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命羲叔宅南交詔

帝若曰星拱北辰於爲繼天之極日轉南陸久矣行夏之時茲當午會之期乃有申命之舉盖聞彼南方交趾之地即東暉測影之邦萬物相見于离聖人取嚮明之象四時莫大於夏雲臺有推步之規榮緣火正之職久瘝每歎南訛之治未洽當萬物長養之候誰識輔相之得冝遠百穀播種之時或致耘耔之愆鄙惟其鳥希而獸革縱生成之自然至若日永而星火奈躔度

之莫察肆朕猥膺天位克艱之責尤重星曆敬授之官溯摄提於一萬八
千運際亭午測分度於三百六十政在搘辰嗟四時節氣之各殊係三農
豐歉之攸判夏冬晷長短之影始於金天南北察分至之功肇自黄帝頊
當孟陬占星之會已降東極賓日之音至於南交明都在朱雀之鄉群陽
用事大火耀蒼龍之次萬品流享三辰立雙黑之環已察七政之順軌羣巔
陽中黄之宅孰賛四表之被光惟爾仰稽天文世掌星紀暨和氏而分職實居
重黎之舊官與仲考而效才不讓容成之神叡爰命爾往宅爲體予申誥
之意盡爾寅賓之方猗五月南至于此維與宅嵯千歲坐致也敬以在官炎鄉
近祝融之墟政當行夏令之日葭管噓蕤賓之律宜盡授人時之規於戲
三元順布而王政行四序平分而民功遂考其候正其位奚但方以類分俯而察
仰而觀允合時不失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百官玉井氷詔

帝若曰值此炎夏燒日之節星弁千官置之寒露迎風之壺心既一片翛然若
陰山雪想見夫何必寒水玉乞為盖聞從古氷室藏氷之規實是聖王燮理之政
孟春治周宮之鑑奚但為祭祀賓客之供需季冬納凌人之凌是以無寒暑
風雨之愆節天功交理凡幾家伐氷之人宮恩遍霑皆長纓賜浴者類惟我邦家
尤重凌室之古禮斯有玉井之珍藏見鈋知天下之寒每斡順四序之道登盤作
御厨之供厥有賜百工之規矧當花磚苦熱之辰實無梅雨霑喝之策寧君軀
滌其煩熱非無金盤凍之需當首夏氣轉鬱蒸奈此赤脚踏之想端陽佳節
已須雪羅之饋黃火雲炎天應恩氷漿之椀碧迥於釦佩之通列特頒玉壺之清
氷内盤恩須出自萬壑之涇萃御異數帯来一條之清泚寒門而濯清風奚啻
啖羲蕤之品目燒林而再湲井可作沉朱李之需於戲是有寒於水之功須體隕
自天之意宋櫻黃橘既後時之生清瑪瑙盤中倏寒漿之洗熱故玆教示想
宜知悉

大成殿銘 並引

伏以道貫一之術素王之立教德兼三者喻大樂之集成肆致百世崇報之儀爰有二字表出之舉窮念夫子大而化之聖實類聲宗成於樂之功溯三聖而折衷奚但清也任也和也總八音而成章所以翕如皦如繹如神功萃中和之音巷琴壇瑟大德爲群賢之極玉振金聲惟其宫爲君而角爲民非無各臻其妙曷若極乎天而蟠乎地克底天敍厥聲是以作百王師爲萬世立筐篚五典致百代之欽崇金絲一堂有兩楹之明享惟我國家尤懃千載尊聖之策爰刱邃畝妥靈之宫周雍象二水之環固知精禋之有所會泮取半璧之義每歎華扁之無傳額曰成均堂號明倫非乏顧名而思殿奉大聖廡列諸子尤重象德之方惟彼鄒書論四聖之言乃有舜韶奏九成之喻熯乎宗廟宫墻之美初非邃子之所安鏗然金石匏竹之鳴自有一變之總會所謂若是道大展也渾然天成於是扁其殿曰大成達皇

道在不倚不偏其大無外豢樂教之有終有始厥成承觀人皆仰於珠衡旒

楹有覺天假鳴於木鐸橋門環聽茲功鑽仰之恍庸寓揄揚之義臣拜手

獻銘曰

天子道大請喩以樂厥成煌〻堯章舜箾天幬地載一氣生成惟彼諸子

磬管咽轟曰清曰和各造其極天降御士帝享其德猗歟玄聖集衆成美

雅頌得所洋〻盈耳沛騰龍躍乃賁中操竹溢絲哀一變至道欲象德音

大哉成章銘言在茲殿楣斯煌

敦化門銘 並引

伏以虞帝懋敦德之治賚于四禔〻周王布化民之教乃立應將〻斯乃

貽翼燕之謨所以懸象魏之額念聖王仁孚立國貴德化敦大成裕不出

戶而教成天秩有五敦之義洞開門而昭示聖心爲萬化之原聰明睿智

之禔有臨九重閶闔蕩平正直之會其極八荒庭衢恭惟我朝猗歟堂構

之繼承坦然門路之正大上棟下宇之取大壯殿揭崇政仁政之扁千門

萬户之開達章楣有光化之弘化號肆於昌德正殿爰立有侊樂門非壯麗

無以示威奚但殷重屋美規懸法象必使布治實取魯兩觀遺制左丹鳳

右金虎非無肇錫嘉之謨並玄武東蒼龍莫驗蕩難名之治惟是敦倫化

之義尤合臨門求治之方一言以蔽曰敦顧名而思萬方無為而化取義

者存於焉三字之額特題煥然萬民之瞻伊具一家四海央宮之聖念斯

勤九室八牕明堂之王政昭布速於置郵而傳也宜揚仁風孰不由門而

出乎敦尚教化臣拜手稽首獻銘曰

周書有訓敦信明義自家及國化行俗美煌煌寶額蓋取於斯叙五以敦

動四之化入此門者視此二字宋帝閑重虞舜闢四一心建極萬方從影

德洽天地化化生生聖澤浹洽至治肹蠁臣拜作銘獻于彤庭

壯元峯 銘並引

伏以士無滄海之遺珠窽為擧首峯似崑山之片玉號曰壯元人傑地靈
山高天作盖聞周王闡作人之化嶽降申侯唐家設貢士之科嵩連魁蒙
惟扶輿磅礴之氣鍾於人而為英故蕭蔽謨猷之才得其地而始顯恭惟
我后撫青邱卜八百之業膺黃河啓千一之期鷄林鴨江承三韓統合之緒鷹
峯駱峀歸萬年文明之基惟玆冊衛嶪之深嚴巋然玉峯之特秀春塘以東青
陽以北地連棫樸之林奎閣在後石渠在前天開圖書之府登玆邱而設所
庭之試環是峯而擢魁元之姿黃甲坼天上之號誰是鄭學士忠孝紅雲
癸日下之見莫非韓稚圭文章致騰蛟摛驪之才名山之積玉增彩符盤
龍踞虎之勢吾榜之得人最多從知二字之嘉名特表羣芳之所在壯觀蒐
獜鳳之士嶽峙山停元氣養良鳶魚之天雨降雲出龍門點額固知人才之起
羣鴈搭題名藏頌地氣之種異臣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闢漢陽皇居克壯地護深嚴山勢亦壯王國生此於斯為壯菁莪樂育本

〻元〻人才鍾靈至哉坤元禁苑特秀名曰壯元王在〻囿巋然一峰望如

龍門來自鷹峰臣拜獻銘視此奇峰

人日銘 並引

伏以羲宮生百莖之草立極繼天堯廷抽七葉之蓂以人名曰日與時合序得氣最靈蓋聞號物之數萬而人處一干支之次十而寅居三自兩儀肇判之辰首出庶物逮九州分長之月參為三才稟坱圠純和之精所以立形於地具陰陽健順之性所以受中而生惟彼春為四時之元厥有日配萬之義推五行而木德最旺當在甲在乙之期排十旬而物衆可觀有曰羊曰狗之制肆以我后體物之念尤重厥初生民之覩震德滋而載陽緊春之孟攝提貞于以降其維何是時也幸適丁乎厥義則其猶寅矣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窃幸令節之初回名在茲念在茲釋在茲允在茲斯見吾人之乃毓三陽啓回泰之運政叶天時七日符來復之

期是謂人統肆聖人復端而出治顧庶品咢于新而發生唐人咏金勝之詩
以答佳節宋殿寵銀幡之賜庸餙太平臣拜手稽首獻銘曰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青陽按節代天惟人以物繫日七之謂人畜六穀八
最靈者人法天順時推物及人萬品生〻統之以人蒲十除三協時授人足
叅二機頭出聖人名玆佳節粤自昔人顧名思義恵天下人

食堂 銘并引

伏以論秀俊造進然後官所由闢也因飲食聚會以為禮於我堂而允矣
髦士攸宜燦然棟宇重煥竊惟黌堂育英之日必有饔人侑飯之儀恭
四簋之禮賢既紆貺心之眷周貳膳之養老尚傳序塵之文夏誦春絃奚
但莊修之有所暮盥朝薤自著饋饗之成規恭惟我朝尤重三雍養士之
謨爰剏一堂會食之禮報侯擊大昕之鼓翼乎東西齋平分就座整皮弁
之衣秩然上下庠相向猗我貳極代聽之際深軫百數俱擧之方雅尚儒風

監先憲而啓後敦修學校仍舊貫而載新於焉一畝之儒宮改觀諸生之禮饗有節翼翼堂廡之育熄子以授子粲兮齊齊衿紳之盛登莫不飽爾德也揖而後進膳飛暈而晉欣食每相呼咏呦鹿而托與治同齊賢授室之舉允邁楚之宮設醴之榮升堂有素餐之嘆挹青衿而增愧設庠取善養之義戴黃髮而御恩臣拜手稽首獻銘曰

泮水之側翼翼然有堂嚮堂維何是謂食堂擊鼓招衆揖讓升堂其樂衍衍其義堂堂而善相觀實由是堂噲噲噦噦有廡有堂我后戾止肯構肯堂制倣辟雍化推明堂每食必飽吉士在堂臣拜作銘揭之于堂

金橘頌 並引

紅近蓬萊是輝映玉燭之光黃知橘柚來踏落金盤之實賚若聖治解擇詞臣顧茲仙島之珍苞允為后皇之嘉樹清香遠播於屏頌色映三品黃之金珍產偶同於楊州地隔一泓白之水秋熟千頭堪此大谷之梨香蒲

一口不讓廣都之棗允矣其實有晩宜作厥包之珍千林之霜氣方濃爲
有橘自青之嘆萬里之風濤初涉聿致待他黃之美摘來江陵樹頓覺玉
食之光輝羅列瀟湘姿恍若金丸之璀璨奚論風生腋之味可愛霜落叔
之香重陽已過回憶唐殿頒近臣之舉自天有隕更看周廷比多士之義
惟其三寸黃之瓊包實爲籩豆之珍蕃耶以一點青之孤與庸效筐篚之常
貢猗歟我后化洽偃草德行敷蒲日月耶照雨露耶濡咸囿若草木之化
海波不揚風條不動斯致貢菁茅之美願今遠物之自至實由聖德之
遐宣稟中黃之正輝斯以爲貴比上林之佳實未知孰優千樹之富素稱遜
矣萬頃蒼海一歲之供是備翻然九重丹墀臣再拜獻頌曰
厥包維揚胡爲遠途瓊樓珠實可供天廚商須甚叟丹陽木奴洞庭秋色
離離千株受命不遷地氣然乎青黃雜糅文章乎內腴蟠桃瑤池碧若藕瓊都皇
王壽考萬邦之孚

夙興夜寐箴並引

伏以天爲萬物之祖恒懋欽崇之誠夜者一日之冬必戒興居之節殆若虛白生室允宜清明在躬肆由舜鷄鳴而孳孳克著如日光華之德孔與居而夭夭必勤嚮晦宴息之方動而應事靜而存心所貴一念之乾惕朝以聽政夕以脩令厥有四時之節宜念日用莫要於興寐而昕夕實合於箴警衛武公之十二章懿戒伊四字表而出之陳南塘之廿六句良箴嗟百代所當監者當萬籟闃寂之際寧致昏氣之易乘伊九容齊莊之儀必貴昧爽之丕顯恭惟我后丙夜忘寝未明求衣臨朝講致治之方體周王日至昃之德繼聖懋橫經之業勉漢帝夜分寐之規然惟日新時敏之工宜軫朝諷夕誦之義方晨興而酬接事物宜勉曒如日之功及宵寢而歸宿心神詎緩眷以夜之道夙夜寐寤奚但吾儒喫緊之要朝夕箴規亦爲人君進德之本倘盡宵旰之省惕庶見日月之就將惟表裏動靜之間久矣恁地上涵泳頤書

夜早暮之際必也主人翁嗅醒仰宣王起問夜之衷非忽晉書臺之頌接在成湯坐待朝之義窃冀丙枕之靡遑臣拜手稽首獻箴曰

朝吾有興夕吾有寐乾坤晦明我心開閉無逸居夙宵憧憧宮漏沉沉庭燎煌煌養其性情發於政事日日斯心夜夜斯氣心與氣會明明我欽仰瞻冊宸敢獻規箴

於樂辟雍 頌並引

伏以玉章金相昭代敷陶鑄之治璧水璇邱與才有樂育之所猗歟澤宮之載燠允矣興情之所欣粤自聖代建國學之辰未聞澤中立辟雍之制虞庠教胄肇刱米廩之良規殷序造髦只傳鼓宗之嘉號惟其藏修遊息之有常處固知學則共之至於膠庠臺沼之無別名蓋緣制未遑也恭惟我君誕敷三物賓興之教允軼二膠培養之方文風蔚興於鳶飛翔靈臺作人之所聖化丕闡於棫述立總章行王之堂顧彼圓沼環林之區乃在仁天

育莪之沚數畝挹鏡水之勢樂矣斯卯四圍象璧望月之形滙而爲澤止水可鑑實是學海漸晋之方環橋聳聽抑亦士林卽觀之道肆於建雍之日爰見以辟爲名射御詩禮之皆於斯于彼雍也臺池鐘鼓之得與共咸曰樂哉東序西庠周髦士林而咸造迴淵圓海環璧宮而賁新左右逢其原多士有涵泳之樂雨露莫非教聖世致作成之休登斯堂而數時雍之治瞻彼水而詠思樂之什青衿咸集戴皮弁而濟濟克生玉趾親臨瞻羽旄而欣欣相告

臣拜手稽首獻頌曰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后莅止造舟爲梁俎豆莘莘衿紳濟濟揚濊宣風道德之海鼓鍾於此八音於論下舞上歌蹈德詠仁藹藹多士遐不作人于澤觀射在雍飮酒衮衣繡裳稱以黃耉臣拜獻頌明明我后

明日召白居易等合宴于舟中登臨泝沿顧四座賦之

詩 三下 甲寅迎鑾應製 御考

太平勝事文以敘昔日蘭亭錯花籌令公適丁好時節蘭棹棠舟泛洲人 洛

和歲稔開成初蝶舞鶯啼津樯頭簪纓滿船問幾人勝會令辰詩酒遊芳
春三月桃李園李白先我華篇留臨風乘興任去留官妓細和江上謳迷
離青草足下踏爛熳紅花水上浮有時登臨又泝沿聖代昇平好事榻賓
容盡是東南美洛水春風木蘭舟春滿乾坤底氣像往〻騷客人有唱酬招
〻朋友舉觴屬坐如天上泛中流此間不可無吟咏座上留守筆先抽大
塊假我以文章無心錦囊風物収濡來椽筆學士李酌進金尊才子劉酒
令寬處詩令嚴生色金罍清洛暇宴飲豈獨一日止勝事自此傳千秋天
晴日朗好光景以尹能識良辰不人〻争摘驪龍珠衆中詩篇知孰優濟
躋春臺浴聖化手把香花上層樓歸來把酒綠野堂醉鄉豪情二三儔

朝服濟河 詩次下癸亥增廣監試初試發解

下拜登受天子旅罷錫珍重彤弓弨建櫜明堂武功成舞羽虞階文德昭
冠帶衣優今天下十年四教中邦饒生財九府民人足治兵五隣戎馬驍

戭以此衆誰能禦免冑三軍車乘趍癸壇一擧風聲樹韎韋向踏汾河遙
衛馬幾繫那卬桐楚之茅已徵星使軺五侯九伯咸歸德先公賜履山河逌
貫葦射息懷武王垂衣化登臨帝堯一戰而伯文之教溜波迴接江漢朝
五刃隱光玄玉佩四牡有彭赤幘鑣武亂乾坤文化宣挽河一洗兵塵銷
執牛已看載書告豪虎不用搖弓彫四海數文示不服朝天馬鳴風蕭々
三覲出入新命祗萬國會同遝福徽登車有先王戚舞立馬遥垂金革偉
煌々繡袞與桓圭尚憶先公就國胥九合不以兵車會至今留聽齊東謠

且當置兩子於度外 詩次下同年會試

鐵劍誰鳴伊吾北菴桑古記包容大在吾目中虜埶勁推諸腹裡仁化譪
白水眞人四七際柔遠雄度大無外南廡數心巾幘岸東洛耀威兵馬會
干戈用張龍戰野風競厭見中營擔銅馬大槍咸崩騰綠林赤眉多無賴
絳衣歸來鄗水南楊外西酋屈強最天水丸泥重關固巴山井蛙編邦蕞

是日擊釰誰抵掌一鼓掃蕩非無奈兵者危事非得已赫咸忍令生民言
優遊二帝多名字明見萬里登織貝華陽息馬建武世大度克符天覆盖
良將不必揚干戈遠夷佇見襲衣帶通来用兵頭欲白風雨漁陽多狼狽
誕敷文德有苗格不殄厥愠昆夷駾輿圖九幅意內圓帝坐金宮垂衣繪
郭公斷劉嘉乃言馬君按釰已無泰朕以柔道治天下眷陵佳氣接豊沛

畫家有南宗北宗詩 次上庚寅應令入格

我悟人性無北(南)畫師笑枯世尊花一滴清凉曹溪水快洗塵間粉鉛華冊
青妙道各有宗許多歷代傳畫家顧愷一廚方通靈鄭虔三絕漸入嘉良
工畫物心獨苦郭山韋松揔籬笆空門一南更一北悟禪皆知宗釋迦注
心方丈鐵牛駕誦法靈山白鹿車禪家兩宗各自尊法侶翻風傾通遞畫
廚自有三昧法傳法千秋開府衙神馳馬陵悟真詮境入金蓮夢蘭奢茶
笋松杉揔禪味枯腸得酒生芒茸神毫恍入地湧金真境曾聞飯炊次長

風絶筆起纖手餠裡之𡵾井中鉈曺師在北秀師南十地清香坐趺跏圓
相不離鏡衆銓活畵初無毫髮差十日一水五日石妙諦千古咸咨嗟招
提界中雲法雨曇陀塌上放天葩摩詰已去法喜在至今畵工羨事誇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賦次上甲戌鵠製入格

一六合而光宅天視聽而自我亮有邦而九德不出户而萬區重華稽其
闢門廓四宇而無垠來俊髦於八域作精神於一身天聰明而作后自賓
四而載采伺顏色於齊七任股肱於欽四茅宮闢以吁咈已賢路之不迷
追月正之格廟覧四門而多愳庭衢隅於八荒巖穴遠於九重天之高而
聽卑奈壅蔽於四方臨薰宮而帝咨疇司明而司聰軒敷治於聽牧羲耆
象於觀生家九州而一視緯羣龍使汝聽引羣英於闔域圍四聰於門闥
天門蕩而啓鍵導甪至而優入呀千門而旁招會一堂而咸達麾四亥於
在墉詔八元使闢牖人其代於天工廣聽視而無蔽亮有臨於上下故無

阻於外內聆賡歌而四趨咸願立於聖朝公門鄺其廣開與帝閽而齊咨
衿衣儼其四庇來吉髦而厥續丌書經而湖考懔虞帝之至治撫四域之
壅闕固衆芳之戚蘆要東公於招賢晰不偏於廊開廓茲門之獨闢又逹
之而明之肆虞典之特書詢于岳而咨牧敷新化於一初乃格祖於元日
禔無阻於遠近道不迷於南北揆璇題而獻賦仰聖德之克協

擬魯群臣賀孔子附魯頌於三百篇 第次上癸酉 格製八格

化洽蒙繹方仰啓十一之休頌登閟宮聿覩編三百之美而後得正于先
有光恭惟我后世傳十王地方百里百年絃誦尚傳邠蔚之風一代儀文
咸沐祖述之化顧以吾邦秉禮之治乃有先公頌德之篇四代之禮樂特
須廣之天下一邦之謳頌乃作奏於廟中先烈克彰於無邪既有詠駜駉
之什民風可變於至道堪比頌鳶魚之詩迨茲厄文自衛返之辰思闡我
家不陳詩之烈億莊之篤烈追想幾仰承大禧之模範蒙之遺什咸託宜

恩被干絃之美仰珠衡作春秋之義固知尊宗國之衷同書經編費誓之
心詎無正雅頌之制果於編詩之日聿見附頌之規勸懲斯存既致十五
國察俗歌頌得所乃見三四篇著經盖其先烈之克承恒軌盡在魯之美
故茲遺篇之爰輯斯致吾從周之休是所謂詩可觀也孰不曰文足徵乎
追周南採詩之制獨濡祀元聖之邦同宋廟登頌之規盖出闡先休之意
喤喤之磬聲是奏克追揚休烈之方棲棲之木鐸始啟賓奉編是頌之舉
伏念
臣等

擬周羣臣賀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表 次下丁丑 庭試發解

洪基誕承於艱大方仰休恤之期聖工克進於高明聿覩緝熙之美叶恒
升德懋晋益工欽惟我后鳳曆寅承鴻休申闡光天下而無外幾思積躬
之誠至日中而不遑每軫勤業之策念聖學方懋於時敏而膺工自底於
日新肆文考若夕惕之工恒勉斯月征之業亦殷宗顯昧爽之德克致躋

日敬之謨惟一念慥〻之裏罔畫功磋磨琢之要故極工進〻之美可期
瀅澈光明之休迨茲我后祈永命之辰恒軫平日進厥修之策冲齡御天
位之艱尺衣方長聖德有日章之工寸陰是競同山仞積累之道佇新
又新之東若金玉追琢之章佇見明其明之美果賖典學之終始聿致造
道之精微勉〻而前既致晉修之及早明〻在上斯見离照之並明仰夙
夜之宵寐方勉德亹〻之功與日月而齊光誕著明爍〻之地是所謂月
計有餘孰不曰日維未足朝夕勉寸進之益既軫純不已之誠歲月無一
息之停斯底顯其光之盛蓋無時或息之念恒軫德之純之方故與日偕
進之工遂至燠然明之域伏念臣等

猶子濟慶納幣書

相攸莫如韓樂既結歸妹之親娶妻必取齊姜又卜納婦之吉肅申孔李
之世好仍成宋陳之美風恭惟函丈回門夙著閨閭令譽瑤環瑜珥知為

先生家佳兒麻枲組紃無煩姆師氏懿訓顧猶子名曰濟慶為人父願有室家學雖面墻年已踰於象舞才非腹坦緜猶叶於鳳瑞厚誼幸托於許心嘉命遽荷於既室承宗事往迎甫相奚但一家之肥置女士從以子孫庶幾百祿是總茲將匹帛之典敬致旭日之儀

納幣書 代作

君子造端于夫婦道莫先於正倫父母願為之室家禮茲備於合巹是謂同人親也庶幾自天佑之恭惟文貞文簡之門乃有令德令儀之女明珠實產於滄海孰云醴泉無源灼華載詠於周南咸稱大家有教頎頎伯胤名曰。。考其年幸已長成古家規範每思桓少君之挽鹿平日才譽實慚李元禮之乘龍偶叶相攸之感心敬承迨吉之嘉命奕世之厚誼方講詎無餘慶之是承盈門之喜氣孔多實幸宗事之有托

戲詠六甲

隣里好朋至談迄書在丌室陋濵河洛杯停鬬弈棋覺箋屢噓氣豐卮龍
騰光畫稉許眡砌夜薪賒照床鳴雋洩春侯傾葵尊日輝琴押成連韻壺
乾核殽徹蔚炳存猶霧伶仃樓鵲枝百戯矃過項五紀賀相移吉慶晨元
戶情親宛對壺几凭衘濠想物睽味羲圖江鴨連洩洛社凱酬節來久病
機心靜太寧骸肢隤清樧孚殘馥黄卷淨餘芳進膚蓄緣會取適留連塲
三庭娠丹嵒百揆範一身羊胛迬迓碁龜乱眛前因觀畫神通靈登樂酒
八脣須箴讖笑雜貫抱孩提眞疎慵字句錯韋僻筆法奇荏々鐄縈紙騃
々騮脫羈塵匣振龍釼飢乱肥客禪罷叟遥曉箭鶴頂餘丹痕城樓隱暮
靄匏樽餞殘春聽鷓感情友衣薜駭俗入頗從尼聖學詎數齊鄧君繼遇臏
艮象徙抱斲壑斤談柄斵玉塵詩灯配墨帷對越年芳晏遲回寐晝宜杜
康暢其性摯筆醫斯民一任禨村倦歌闋刻藤輪

書

與成近思齋 近默書

潦盡潭清秋懷更廓然也際此兄政僕萬衛昔司馬牛有憂而子夏之答
猶未廣其意今以何辭仰對耶且聞請由上洛又以兒憂未果之謝然一
身可憂者內外攻之孰謂太守之樂耶然物各付物任之之外無他策耳
切服弟荒年生理固不足言月前又遭尚右之慟孤露餘生晩境疚懷當
如何且弟於法田姜丈尚未遂識荊之願且有家狀奉議事兄既蹲坐則
必得順歸馬趁來月望後上送也弟嘗冀如於山見冉山於人見法隱又
與兄相遇於周王濕下作數日款豈非浮生一快遊耶有馬無資亦行不
得之政倘諒如何閱聖仮老兄既得子官又不能安享溪山之樂非久撤
歸京第云可惜可咄 七癸肥
褒境暫離非但停雲之思乖僕生病益切致慾之慮 因山只隔惠連復
命兄想作洛行未即拜展良欝良欝第近候連安無他惱神者否弟狀姑

依多少益在呈山雲書中為兄同覽玆不緘而呈覽郎糊傳而其中一篇
鄙作經眼斤正以送之也第此乃詠志者與我同志者庶幾領會如果無
疵瑕之字句兄以半草寫一本以惠也欲與向来集杜十絶申社樵筆同
為作帖以為篋笥中時〻奉玩之資耳昔聽松先生書旣去来辭一本至
今藏在吾宗家矣作者寫者俱不及古人何辭之有玆以奉托呬眛
昨承惠復不賜斤教還庸咄〻夜来體事康衛每仰兄憂煩能簡居動若
靜不有學力之素養心界之有寧何能及此凱願學而不能者也幸蒙不
遺畤賜鞭策也鬚鉉柔榆晩景已迫六旬矣餘生之把翫者未知幾年而
未死之前窮有逼〻情願去年廣陵之行奉托社樵文事兄試閱之而不
幸樵丈有謠而未及成送向又言及山雲然迹必悲撓又無抽身徃議之
路靜夜思之耿〻如結實有明發不寐之歎此非難構之文字玆以奉呈
兄必措送至仰〻第祖考隱德卓行每坊表揚之恍居今湣湣一世以學

問爲餓死以節義爲浮文心切痛之以此之故年少兒曹目染耳濡無非
俗儒之談至若家庭懿範亦復不傳而自歸湮沒寧不究恨耶久遠之事
後生之論未必別起輕數行說去頭數行郎之公議久而愈爵懿行不宜
湮沒李慈山東馨少公二十歲覩德最詳其狀德之文畧之〃甲申丞
綽作墓表引用數行李太史晩秀撰碣文節用可合語數三行如德全天
賦行爲人倫等數〃語輕〃採謄而數三行結末知如何作引用三丈之
文則可以俟百不惑而其潤色則在兄矣切欲面議而坐直未果玆以替
書下諒即圖之千萬泣祝 丙申元月
逢別太忽〃還覺黯然郎侯曠風政侯萬衛近做甚事消遣長日耶向來
詩帖殆如薊門烟樹裊娜在目終不能忘且爲托名忘以蕪語尾題一律能
免續貂之譏耶亇教如何服須近日鎖直槐柳蒲庭芳陰可愛池坮散豁
蒼翠可掬但無會心佳朋在座耳兒婚近定冠禮當先束手無措備之道

良甫省〻如兄太守者何物優助耶呼〻 四月

別來已經旬詩會亦幾番遙想自我出疾必寥〻矣比來寒弛稍暄兄體萬衛必依鄙言看經書以庸學爲主不然周易似好吾輩晚年窮討無過之於此弟亦携來拆中一部姑無暇矣弟輩東來從堂扁松竹軒名坐嘯四圍低峰一帶長川又元帥峰作文筆峰柱案邑基則極爽塏正可人外面瞥看似閑官更老者便養細究裡面則有許多難醫之端目下有上納一欵求稍有還逋一款視此休紙洗草者際知之矣文學政事雙舉幷行可以不得一初之政淬礪精神繼前官極解弛之餘稍加嚴明之政日事鞭撻爲其督納前年納故也又下帖校院儒生飭令邑子勿爲來見又出句題課試之詩賦成軸陸續來呈頗彬〻可見良可慰也平生所以讀書多少經濟惜乎試之割鷄也好笑好笑參鐥紅露十挺修付上酒與萍齋及詩社諸友一番會飮賦懷剛齋詩並與前軸而送之如何〻 戊戌二月

日前淸牧過此半晌娓娓盡在那邊想耳癢矣別後初得惠覆又讀諸賢
懷予之什繾綣珍重之意溢於言外一唱三歎有餘味矣矧審靜養體事
萬衛課兒自課儘有佳趣又與意中諸友恣意打乖此乃樂事何必羨爲
斗米折腰之役役者耶兄於此終未忘情又不肯專意向上工夫終未免
半青半黑沒着落人良可咄咄弟來此四十餘日畧勵精圖治杖不踰十
門無滯訟過衙之納了却三分之二而牙山稅納已了於倉前而至於冬
還與軍政似未如之何不如早圖敀去來辭偃仰自在之爲本分而許多
家率業已率來家有尾大不掉之歎矣是以正月新從衙居之日略有廩
餘故鳩得二百金封鎖於知印櫃中標曰去官日盤纏自在動不動設有
料外之罰似免爲蒸民矣然費神勞力已生厭症如得安身之所當脫然
歸去計耳夾紙所敎節節銘佩深爲感幸兒子詩一首乃是伴簡之物耳
聞兄甄復業欲修書兄札先到披審仰慰便后日富兄仕體萬衛統送萍

齋政可踈凉之際得此好爵奔走於享役陪班五色叢中足可疏欝而間有俎唔辛酸之歎如弟易地則典得五六郡則必不為此兄之學力此不及弟處好笑好笑但高明廣濶之軒綵竹鍾磬之聲音亦可怡養心神㝠仰兄非但官數之食少官多又能享清福仰賀仲及想必並且做得好詩以示不忘洛元之意如何弟當此亢旱日事圭璧尚未得雨不勝焦悃日前陪肴之行翻身落馬經一死境而非但神靈之扶護奉賴儒門定力以不動心也故得免病身之多少載在夾紙八直聽樂之餘從容諦視以替一席談話如何

夾紙

前讀周易近看中庸人之需用不過時字中字而已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時者當其時之謂也如仕遲久速饑飽寒煖各適其宜剛柔寬猛喜怒哀樂各得其中然後乃為大易之時用亦是聖人之達道如無格

致之明存養之素則所以權重輕度長短者未必皆合其宜能執其中
此聖學所以貴敬字工夫而先事乎讀書明理也如某之愚迷但無根
基故難以言嘗世事矣其所以養者近乎妄點檢平生過失在乎無心
做事其較計商量細察周詳實不足其所以看書者察理未精過眼輒
忘其所以做事者見事未明難免姑息鮮有持久耐煩之工此一病痛
兄乃先覺者何不隨事警惕有左右鞭策之效所深可慨然自顧不才
當此百里分憂之任敢不惕念盡心而朱子曰不能則謹守常法此吾
一副當規模而素知吾輩治法不過約己便民而已此則有受於庭訓
者而自奉甚薄撙節財用一日行一日之事一月行一月之事不敢以
居官自處無負官債為主以便去就素所蓄積而恐有尾大不掉之慮
奈何奈何為政五月其政法大畧當為兄誦之須語聽而詳教也早衙
晏退律己清心門無滯訟客無干政至於官廳會計一任由吏無所減

削需米月俸外一無顧念者吏雖頑澀而有罪後則杖民可愛恤而
當上納則施笞至於簿牒訟判不至煩劇而剖析論斷也非難事其心
也蕩蕩無所偏倚故其發也雖不中不遠矣或曰寛仁太多猛剛不
足照此非可行之論也凡臨事論罪自有稱量當罪而罪當恕而恕其
毫忽剖決之間間不容髮若有意於猛有意於寛則非時中之道也兄
試思之冬冬裘之時而曷不爲葛之易字之角則妄也非正也文翁之化
俗孔明之治蜀自有便宜豈可強要威猛之名而不當刑而刑之乎杖
以立威酷能辦事然此一切俗吏事窮不願也前官時舊結之未捧者
千有餘金過當上納亦十餘事次第了殺數吏所逋亦近千金此等最
髖骸難割處當徐徐圖之而今年上納則四月當幾盡了勘至於都結
結剩則割却一面一千一百餘金防三百餘名白骨冤徵之弊至於年
還歲芻免歎何患勘糴此外無他事耳其間或有吏奸之弊不覺察難

保其必無而自顧身心小無愧悪爲政如此亦或未易但孤根弱植於
上未得孚信故人皆危之危之亦不是異事若信而奬之則古之循良
今世廉吏未爲不可若傾而壓之何患無辭其得失安危小無動心只
可歎者世無知我所可悶者墻壁無依也近日廢却詞律亦不能潜心
於易學或時意到看得中庸一二文或謄大文數三行或鼓或罷殆不
成頭緖不無湊泊心地蕘用事端之效兄亦試之如何與因風軒可以
怡廣心神共樂陶〻悵不置身於其間一月千金足可爲啟說之資好
呵好呵呵
歲暮懷思倍切憧〻裁書將未發奉去月十六日書得聞好消息不覺欣
聳仍審道體萬祉何等慰浣第吾有友三人二登臺閣一登薦剡寔不云
吾黨之於斯爲盛也歟松茂柏悅者此之謂也然大名之下其實難副自
古昔然果何以 答決 聖心矜式一世以繼先民遺芬耶自此以往兄

不宜妄自菲薄俾先蒙楚之咻如何必溫繹經傳熟看朱書及先賢遺集
如栗谷全書等冊尤宜貫通以爲家計算待貢愚想已有胸中之措置矣
必與雲老共勉之至仰至仰目下爲兄計不可無鄉廬必於楊江驪湖之
上圖一好家基與雲老同畝携手則吾亦當隨後晩年扶携奄成三老風
流豈非美事耶亟圖悳示也臘月
歲前付書果或關聽而池谷去書亦傳之否一徑有去而無來覆局勝紆
菀爾聞 經筵官被選 史官傳宣閭里動輝而但不安城闉屛居樹舍
云信然否即惟新元道體萬重安進藥石輒退托不即下手處以閑散今
日事到手頭意想果如何不可不自重非前日蔭官比也今則束縛之難
策之魚入網鳥在籠所可賀者讀書講道以繼先烈以裕後進勉旃勉旃
前書略已貢愚或蒙印可否跳鉉并且桑榆已是衰朽眞個是棄壙廢木
也孫日之把玩者未殊哉日如得附驥同居以娛晩境此爲第一家計向

書貽江上営屋之策果其三查議處郎遞局示之如何吾亦從此逝矣區、一歧陽乃是外物亦霎時光景何足道哉自見被逐後人必以餓死為慰解者此吾平生所痛斥者而伯夷餓死人到今稱之齊景公之駟馬不必馳義也為聞高論使兒子委進奉候細、賜教如何以之次邑方議救急誠有條而財不足然益吾心而已千百群備衣吾不畏之耳 己亥正易簀前七日

與李山雲亮淵書

東郭一宵話殆如夢覺酒醒而追惟醉眠之時不覺耿、靡日不往來于中居然寒總經履起居循序萬衛仰湖少弟即一癡鼓閩两漢耳重以衰病侵尋宛轉床第末由一進矣不聞益論塵土滿襟既無畏友鞭策又緣病懶東閣書冊惟有憧、往来之流注想或淵或天一瞬間千緒萬端尋在於天津橋上看弄胡孫豈不為大耳三歲耶笑耶適逢成友獲承瑱章見方外二字實是好題目耳敢步其韻忘拙構呈如蒙不棄或賜斤教耶

辭極拙陋不足塵高眼然詩者不過言其志而雖有字句間疵病庸何傷也其言外之旨都在默會耳 甲申九月

信宿蕭寺只患無素蘊亦不可謂不傾倒矣別後悵惘倍於未逢時人之情固不知足而然耶昨果旋旆能免霑濕否每想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勞攘之中能有霎時間勛萃襟抱而忘跋涉之勞無塵事之攘則幸莫大焉所以仰慮者切有此期望之至耳少弟歸卧蓽門偃仰自在追惟日前追隨便覺悤撓殆如白帝之猿聲未了輕舟已過江陵其間萬重雲物烏能領略也偶拈杜韻信筆搆呈覽可覆瓿而如蒙不鄙可賜和語否每有一番會話輒有一番記錄非有詩癖而然也浮生世界過去前塵便有雲空水逝若留得數行文字可謂巾箱中他日開眼之資所以不避煩屑有茲覼縷或可恕諒否 乙酉七月

白雲慶溪高風邈然每對俞鶴園語到娓娓非徒馳溯繼之以慮仰忽奉

手札披慰十分不啻百朋之惠也信後傳聞竟至遭慽竊想慈愛隆深悲
慟沉重無辭寬抑第貧家喪變若是稠疊又當歲歉最劇之年何以拮据
彌縫耶天之苦心志勞筋骨將欲玉成伊人而然耶將降大任而然耶古
人工夫必在於人不堪憂之日勉旃勉旃少弟即天地間一蠹耳生既無
益沒又何恨才不足為惡言不足飾非為吾不力為學又不誠代翁代張
聊以窮年而已百爾思之畢竟餓死乃其分耳秋無儋石而不為憂寒無
衣褐而不為動其所謂無勝公子不覺自笑然心乃安〻無戚〻者耳擬
與近思窮更議聯袂作奉晷之行未知約在何間也 十乙朋
問逢次胤謹承安候比來霜冷經體萬衛潔身脩行五十年始得一將作
郎固不足為賀窮有私喜者有二焉 朝家設官所以命德授職所以擇
人此為朝廷喜也學優登仕可為後進勸此二喜足為一賀之資耶然白
首殘年為五斗折腰亦不為老兄願之未知何以為之耶稍俟 春郎延

賢進講之日得與扶册之选則豈不爲士子之榮或有所一半分裨補亦
可酬平生志願又未知老兄以爲如何少弟向與永倅作石泉行半日聯
疐可慰寥慄之懷矣自數日前病倅發丶疹如律可惜萬應丸三十個
無靈恰愛傍人之請而必歎更試非但見無藥儘亦爲妻孥之沮笑奈何

九月庚朘丶

自聞維摩之病每切馳慮書來報勿藥之喜穩過甲日恨未參末座偶着
古書謾筆得一絶追呈可供一粲否其詩曰九月望兼九日回生朝誰復
送衰材愧君未有龍川友樵社新詞亦晩來仍示亂友如何板橋詩輒着
來如奉拱璧不忍釋手詩句之浪費精神者多乎哉不多也詞貴達意詩
取永言而已老兄之休潤色前語渾然天成且有三子繼而鳴之坡翁之
過與邁未必過之右可欽歎松竹老丈之作清雅喫緊不敢妄議原泉詩
渾丶自然成章至如彗償如絲忽右極清警如寬之詩志氣日肅倏好事

亦勉強之句政道得吾輩今日事儘是佳句但悲歎老却人之老字似有
嫌於恒言不稱老之義改之如何此京白玉之點瑕亦賢者責備之意恕
諒如何如或意到且逢同志之可與同行者則不妨當進必準備以待之
意不布也今年何日非寬之志喜之日耶 辛卯十月

歲前霎奉廣判先問池谷起居状獲聞處患矣善哉復常度於是乎釋虞
方擬書候心常憧憧先施情牘忽墜於山齋太寂之中此焉欣慰奚異於
七星閣裡洮話耶矧審新元經體茂膺多祉少弟幸藉先蔭獲沾微祿庶
有門户維持之望感頌感頌天恩罔報無地然殆如老娘嫁人可恥不足賀
差可喜者得此清閑一區居然為泉石主人煖屋晴窓看書自在豈非天
餉晩年之一分清福耶見今臘雪尚留春寒猶峭姑俟後日當次第近冷
鄧萬化方暢陰崖寒谷無不發春老兄飄然一節邂逅於山陽水色之裡
復續前緣寧非天公會事耶當準備杯酒盂飯掃榻而待耳前會二人業

已泉始不無其感而如伴醒思則尤好圖之如何 甲午正月

向仍便忙草草付啓未及閱稿退而詳考亦教甚多深荷盛眷比日峭寒
道體康旺惟慶近果復常否仰慮弟邸報華卿窮想所遣郎當亦一唇舌
之數去就來往未得詳聞恨未奮飛一會矣今逢成友際聞信息足以替
晤當此舉國悲遑之日粗效追走之禮少伸褥儀之悃良可少慰耶老兄
平生自期以青山白雲人出入惟意放浪不羈者一朝誤落塵網曳裾於
卿相之間是亦冥報之必然而巧匠傍觀縮手袖間能無汗顏之歎否今
則事我了當矣茲以歸去來辭一篇次呈何處是三山福地那邊是一區
桃源隨分占得可做自家界攜手同歸分作兩家眷世世源源仍成朱陳
之誼未知如何言不盡意都在默會 四乙目昧

梅雨初晴炎涼乍動經體萬衛每對庭前薔薇萬朶盛盛政爾懷人不禁
停雲之情閒亂友虛枉失奉甚悵然相對未必有言恒久自多蘊積此入

之常情耶郞聞能仁爲一蕃寄寓之所云似出目下救活之策然池谷山
雲之宅姑不可遽捨者、必十分默運度了數年如何自有天翁佑賢之理
耳非祇僧鮑之契方議朱陳之好情無所間於及之庶可下諒少弟裒相
日至宜情寢譚爲五斗耶縻然此身有不得自由去月數日出郭人或非
之自此來往実難如意老兄何当西笑耶冥鴻高擧白駒維縶也 丙申四月
省禮言聞累月焦遑之餘竟至不救逝者已矣生者其可堪乎藥旣殫力
矣殯殮等節何能爲乎棠已曾經者言之臆塞思之魂斷然耶可理遣者
原嵩反終理之常也吾儕之悲日亦幾日而不悲者亦不遠矣長庚陪月
天將曙矣其噭噭咷咷者亦可笑也然喪威震剝道體能無有損窃仰允
養有素豈效西河之喪明耶似不待拙辞寬譬也少弟意外內移非不幸
矣馳來山裡大自在之漢奔走筋力宗非可堪方在直耳 乙未臘月
日前惠翰不但三册之完又荷十絕之示迊今披誦如得拱璧句、逼神

言言造妙盡乎文章竆而益工也伏惟晛炎逌體增旺而胤宸亦平善否

大弟意外陞資寀荷天恩類數直次豈敢言勞但無傳餐供職之埶此寀

悶然向於既望乘火暇偕成友瞿仍聯轡往狎鷗亭亭無主哉荒廢但風

景依旧半日逍遥共小舟泝洄上下夜泊報恩寺擬與老兄同會止宿為

一宵話矣及暮泊蠶島黑雲韜月踈雨滿江不得前進悵然馳神而已歸

賦杜韵玆以尾呈可領此時黯然之悵緒耳今曉無寐又得一律其詩曰

蒼凉對曉月天上且秋期喔喔鷄鳴後寥寥漏罷時漸生虛室白坐待明

星遅黙驗迹乎語靈台瀅若玆此果得未發時氣象否向又有惟有大光

消不着瀅然一片玉壺冰之句惟此清淨一念彿不爲飢火所燒耳 丙申七月

洛便承書共為欣慰無異他鄉逢故人時時展讀低救生乞也寒益煖四

之道體神相萬安聞 瞿朝禮羅至反於岩扃主賓云老兄與思友或在寔

征之列否能免鼈縮頭鵝伸頸之誚耶前書有看山之約何至今寥寥耶

少弟偶然從玆是亦天餉吾甲年一館回當順受而視千乘如浮雲則視
一麾當如何耶南來苦無嘯咏之趣時〻讀中庸大文頗覺意味深長恨
未與高明對討耳年迫桑榆如不得聞道一朝瞌然殆虛度此生良可瞿
〻顧此一燕歧之暫時偷食殆郵亭之一過去景何足重輕也哉戊戌三月
陸務觀詩曰外物已忘如蟬蛻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悅又見
浮生一歲窮昔晦翁以此詩比之於柳子厚南㵎之作誦東坡之評而深
悲之寥〻千載益覺斯言之有味也月前仲胤袖傳崇牘迫曛促歸未即
仰復迨今悵悚交摯而有時披讀如奉談笑且俞丈之誄悲悽之音溢於
辭表千緒萬端止於三言簡而有法矣少弟以病為歲課古人所謂僻居
人事少多病道心生者殆近之與國一會有意亦莫遂居然歲色垂盡惟
冀經體琢齋餞迓墻吉臘月冊
向於楊根倅付書時兼修餞敬之禮仍呈詩軸矣果閔聽否元朝以熊津

享官到營得接政眼老兄一毓而作湖西宰上官且外始淸御也亦入經遴未不勝栢悅伏惟新新元道體萬衛果能致廣大而極高明以副此士林之所顒望耶從今以往尤異前日必以繼往啓來爲已任上以啓沃下以訓迪時賜德音以牖迷蒙如何毋論學問其生涯先立好基址然後可以隨架庋補以去必與近思齋相議必屬駱江楊湖之上開絳帳之所如何此亦從逝以邀啟去來之願耳少弟衰相日侵餘景未知幾何而書海困頻愛人月旦評良可歎也近看中庸頗有新味從當奉質矣 己亥正月易簀前七日

上姜法隱必孝書

累年嶠南密邇聲華雖無瞻謁之日恒切掃門之願竊伏念先大人於春堂夙有雅分每仰執事文高風極加讚誦言猶琅琅在耳藏諸中心曷日忘之獲奉玉允伏聞大庭氣候康旺侍餘道體神衛萬重伏庸慰浣世下生家居寡陋四十年所以頭出頭沒者不過功令文字而已既往莫追方

來可卜世不有前覺開鄙吝哉作人間小丈夫昔哲有訓寧不憂懼一款
負笈門下為親炙之計前既以蒙騃而未果今又為冗故所縛迄未遂誠
兹以小夫竿牘先此展敬若以追述世好之誠念特垂矜憐時賜鐫諭以
備吝問之列其為榮幸當如何不任屏營之至臘戊朕
伏蒙不鄙手書賜吝鐫諭勤摯感戢無已便治有日侍係經體萬祉世下
生疾病相仍又遭長感之慽悲撓度了伏悶昔在龍衙讀論語至棖也慾
焉得剛之章忽有惕然于心者欲揭壁存警則先人印可之手寫剛齋二
字以賜之余小子受言藏之于今二十有二載矣星霜屢變使倆依舊每
中夜點檢自不覺愧汗之洽背敢以請益之意冒瀆崇聽或以數行文叙
其事繼以五六句銘語以送則謹當付之座右一以寓終身孺慕之忱一
以為肅目脹臍之資其為受賜當如何耶每擬時月修候苦無憑便之道
闡戚及歎因郵遞付書茲畧修書儀閣肥脚

歲弊雪虐蕤仰保切承書審慰經几體度神衛萬安世下生竊居寡陋已爲四十無聞之士伎倆未精心術先壞以此腐糞殆難雕圬而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總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故爲說不難造理日淺其左提右挈之助不能無望於高明耳先人狀草所以仰請者欲得執事文一言庶幾幽潛之光輝以爲日後徵信之資必也十分審慎無一可議然後可以傳後寧簡無煩寧直無溢程子以爲畫得其像如有一毛一髮之差便是別人文字亦然可不敬且慎乎古語又云言不文則傳不久幸望更加三思修潤得一統文字以送之千萬至仰此有權中丞本草以其覩德最詳詳備則極矣但其文體脆弱終未及潤色而其人已逝茲敢有請於執事不必踏襲狀本需得一篇命意略採履歷事蹟必以謹嚴爲主上下數百行無一行字無一行語使後覽者一見而知其人則好矣此小子之至願荷此銘語不惟覼縷寔感誨不倦之念第辭旨有典則句

作亦圓滿殆無異耳提而面命謹當揭座爲常目之資而傳久把玩貴乎
無疵敢特無隱之義玆有一二處別錄仰質恕僭下諒爲臟卯
伏惟新元氣體循序萬祉竊想衰年草土之餘精力凡節必有落下誠孝
之至神明收祐不至大段有損否伯哥一命學優任至幸見古道於今之
世矣亦足爲悅境貽悅不任慶賀世下朞服人昨春連遭第三子若婦之
慽衰震剝神精尚若存若亡殆如木偶人自顧凉德不能保此一美事悲
歎奈何古人有三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乎
日自期不讓古人今則年紀已過中身矣殆非記事底時節貧與病兼老
不健慱三春杜門自分爲癈然罔兩漢至於執事尚未拜顏豈不爲一恨
耶歲初貽書永陽倅要借代步之具者得丹山又拜執事許矣姑無答語
之來事不如意者十尚八九耳元溪目肥
客夏下疏至今慰荷伏惟新元經體茂膺多祉世下生二載山齋優閒自

在之餘陞移内司揆以舊道非不幸矣拘攣奔走非其性也伏聞徹宵連
誦之工去而彌篤云尤切欽仰而以若根鈍下品之才願學不能也盖其
懶散成癖作徹無常設或欲讀每有口到心不到之歎憧憧朋從之妄念
浮想終未能除去未知何以為好耶方在做度直中宵燭登總政好讀書
因此未果此亦饕時光景耳若公挽則並與此念無之可悶 丙申元月

省札言豈意伯胤南覲之駕有往而不見還缺界難圓幻夢猶愕伏惟慈
旻隆重悶慰如燬之思卜子夏之喪明見識於前程太中之理遣甚美於
後以執事之達觀宜有以取捨之豈待拙辞之寬解也不審肇夏服中體
度更若何褒出倉猝心所震剥衷境弱腸尤難為懷既是輪氣得無他憂
伏惠無仕世下生姑依宿狀而七弟祥期只隔數日搖搖如懸旌際聞此
報令人短氣每誦老杜斯人不復見將老失知音之句不覺臨風於悒耳
丙申四月

去年陽月下書仍值公撓尚今稽謝咼勝悵悚居然歲發伏惟服中體事
神衛晩境逢新尚多感旧之懐況當滿歲人事轉眄陳迹者乎杜子美詩
云昔年元朝會鄉黨羨吾廬此真逼真語不勝悲念世下生循序歲遷亨
非天爵六朔禁直纔免拘鎖五日京兆又添奔忙殆無展卷閑吟之暇旧
學鹵莽蓬心轉塞病又復侵尋纔得荒境不知其為佳良可歎也 丁酉元月
昨夏承覆厥后阻信居然歲換不審新元道體康衛想切感旧之懐比來
課誦果不間斷本原涵養之工益臻廣大高明之域耶儒賢彙征成月江
近思李山雲皆滚滚登台省至若聖思業已被遴於經筵屛居楸舍云榮幸
之中事勢窘束未知何以為之也邦遙消息一未聞知道則遠揀想不見
漏遠外伏盍世下生白首吏役又當賑政撓惱多端為丰朱所束縛受人
疵評寧不困頓之甚者耶都不知棄綬自在如無焰刃之勇何能辨辭爵
之仁也時時誦思傳大文不覺㨗䏑自悼也 己亥元月易 菁丽七日

與金寤軒啓溫書

頃蒙辱訪追切慰荷伏惟日來道體萬祉温繹旧學益有新得之味否弟杜門尸居隨意佚俾非不境静根鈍莫開不免有烟雨塞九竅之歎是以所讀雖至四五巻殆如千花之遠見聊無一竅之可嘗静而思之只緣遊騎太遠荒屋無主對書而有郢書燕說之誚静坐而潙山禪師所謂流注想者終未得断了固何望愼思明辨之工耶如高明聰睿過人窮原哉嗜慾淺而天機深者其於本原操存之方想必有人所不知而自得者以身親践履者詳教發錦如何近看盡心章其經旨訓詁他不暇求只將一個心字理會今已累々自顧身心茫未見端緒所云虚靈之境果何如也所以知覺之妙又何如也由其梏亡之久致此昏昧之患幸須恕其愚而拄杖卓一下普説至望 問答見上篇 疑々戊寅

夜候如何諸條教示奉讀再三寮閑茅塞多荷盛眷苟或徒言而不體之

於心則亦一場閑說話耳經傳中閑謾疑義初非切問之道不識馬肝未可爲不知味至於本原之地名字精義即不可不知者聖賢千言萬語只將已放者約之入身來吾儒之學初不外於是也幸須精析明辨以示如何 戊寅

大學或問釋致知之知字云云此知字乃智之用非智之體故雲峰引此而加所以二字於其上以補智之體至若妙之宰之有分別之意朱子固已屬之用矣明德與智之別非在妙宰二字耳智之訓釋或曰智者心之靈知之理也靈字終非智之所獨也不若曰心之通通字似勝於靈字通書云通曰知乃指用而言者用之於體恐或無妨耶 戊寅

昨示小紙反覆玩讀莫曉盛意盖所疑者六而疑之原則一必欲以中庸序所謂虛靈知覺之知爲智之用故也此乃推不去說不通處何以言之朱子仁說曰知覺乃智之事窃想單言知兼言知覺之知知則一也所指而

言各自不同若謂智曰知則知為智之用即智性之發而為知也若曰心虛靈知覺則朱子所謂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是也可以喩心之全體而其不可謂智之用也明矣不意高明渾圇說出有此不當疑之疑也鄙見斷斷如此更加商量則疑端之疑不待辨而自可氷釋 戊寅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指用之不同耳後人之看此程訓而謂有二心可乎益歎高見出尋常萬萬 仁說中云云所疑者未知甚事只開其端無竟其說仰爲其致思之地而然耶第念五性六端相因相生無截然為一性為一情者此如人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為仁然知其惻隱者智也惻隱之爍然外著者禮也惻隱而往救之者義也只是畢竟主張者仁故不曰禮智義而曰仁推之羞惡辭讓是非無不皆然知此則末端并屬智之疑不必辨矣如弟固陋寡聞未知古訓之何如只以體驗心得者仰質耳 戊寅

與金毅齋啓泳書

深衣制本數日奉玩略見梗槩猶未氷釋自歎根鈍衣裳衽袂領緣之制
集衆折衷刪繁就簡尺度靡差錙銖不遺可謂顛撲不破盛水不漏者儘
宇高見之精密也若依此本而制之可成一件深衣然寔違兩領自方之
文終無兩衿交掩之道明齋所謂深衣之兩衿直下而着則兩衿不相掩
此最可疑者無以辨破依旧是不交衿之衣則千古疑案固自如也若以
無好道理並皆刪去則是謂都無事亦不任背經任情之歸曲裾之不用
自有朱子晩年定論而楊氏之辨析既明且備共曰深衣裳十二幅交裂
之故皆名為衽者可以破諸説之謬而明齋亦曰續衽鉤邊者謂續連裳
前後衽使左右邊交鉤云者正是一副確論別無更生他議之端韓久庵
猶用曲裾之制而西溪亦從以為只依家禮裁制而結衽於胸前則衣自
正云云共為衽者衣前兩衿也既不得交掩則須用結紐左右俾無分開
之患而謂之鉤邊此與鄭注所云屬衽鉤邊者若今曲裾之意何異歟溪

竊想必見橋說之如此而猶為此論者亦必有據尊兄剖析以破愚惑之滋甚也衣襟之綴於兩衿上無疑矣家禮圖曰合縫為續袵覆縫為鉤邊蔡氏曰連續裳旁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補註㳫以為兩說謂未明白自謂之說曰續裳之兩旁故謂之續袵在裳之兩旁故謂之鉤邊此可謂明白之論耶貴本所謂合縫而覆縫者非但腋下有此制也十二幅皆當合縫而覆縫云者未知何據而其執不得不然者耶并詳示也 戊辰

與申駱樓錫疇 尺牘

十日淋雨誰背裹飯而來一窓清風政合對榻而話 辛未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而卅里行乎哉 辛未

與族侄濟文書

自春徂夏書面俱阻悵悵耿恒切即問調候萬衛眼眚差勝耶涵養本原愛养精力大勝於陳根腐草一散一丸之效故朱子亦曰猶根盲塵之不早

此語豈偶然哉蓋有得養心之工也養心爲治疾之本而人間世未有無
事時節物來順應事已物留亦可爲養心之節制果能體認有得否滿紙
誨諭無非心近書中得來多荷〻〻族從三夏三秋消遣於杜門靜寂之
中近讀中庸未能契緊有時默誦三十三章大文胎中浩〻猶贅於已坐
忘便是坐馳古語不虛自顧可慚秋氣入簾造〻神馳於俗離山水丹陽
泉石之間即欲奮飛兼與君迭宕於山影水色之中說桑麻說杭稻乃其
餘事船行妨病陸行無騎早晩當圖遊觀約矣長房三次祀事幸賴天佑
人助依樣以過縱遂微誠力盡計窮宗無善始善終之策罪悚萬〻 辛卯九月
即奉手滋悅稔清範旋慰經履萬迪服制驚惨病從五十六年固守東岡
之客名忽通仕籍其所謂水到船浮瓜熟蒂落謂學優則良愧曰論定則
乃可比諸世間逐〻奔〻子吾則毋忝爾所生良幸且 仙寝密通迷泉
白石珍花軟草天餉晩年清福亦不淺〻但清貧本色尤是愜意處耳 甲午正月

彌日風聲鼓出大炉鞴欣却卧房無乃天公會事蓑耶此亦戰場也櫛風沐雨有百戰百勝之氣然後可也方共援筆濡墨寫出傑句隱然有凌雲意豈可效薾奮見琉屏御風之衰狀耶 如我老無能為不覺健羨兹戲題一律及之諸君雖少衰當學少年吐出一口氣可也聞未隸言生出玉関面無人色口呿不能言云男兒生斯世有志於立功策名者豈以風雨寒暑少懷青雲之志乎睢水之風昆陽之雨未嘗以此為困也海雪瘴霧有飲食適口者大丈夫當以此自勵安能守閨閤不離鄉里如馬少游乎良呵良呵輪亦濟大等輩也丙申八月

昔朱子於靈芝寺餞席或誦沈隱侯約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之句以為如僕乃知此味李章未也李章未知何人年少者如君即李章輩類想未知底言之深切有味也意謂少留見我而去朝起詠得別狀數首詩及出 禁扃君已昨發云不覺憫然有失黯然

流悵也書成數日留作賀語而及其出榜無一可聞到今得失何足介懷吾儕之晩境追隨亦是好事明春如有科必如今番一策上來相與團圞大勝於一初試耳老杜詩笑把茱萸仔細看亦此意也 丙申八月

前冬詩札尚今披慰居然新春已過半矣經履萬迪閉目靜養向裡工課果有新得之味否旋淀意外作宰爲簿牒塵埃中頭出頭沒減却胸中太和春意陶令歸思已發一月之餘平生所學究無以展布奈何時看汪澄中庸頗有味其於性情中和不無喫緊驗得處蓋其一片靈臺無一毫私繫則所發式能中節而但未發之際耶以存養之工未至而一付寂然渾然都歸於忘忘亦病也至寬猛剛柔於各適其宜不可以造作若有意造作非時中之道未知意下如何毀譽得失都是物外但今日行今日事明日行明日事此無動心者而耶可慰高信楸容通可與作花樹之會然姑(君輩)未抽身當早晩圖之耳自爲太守以來未嘗念及詩句上如此誤人也甚

良可笑又可嘆白首殘年此何樣也 戊戌二月

附錄

年譜

府君姓金氏諱昌鉉字洛元。初諱克鉉字顧如號剛齋

一歲戊戌 正宗二年四月十五日丑時府君生于義洞南基之第祖考所第

七間茅屋今皆為墟

二歲己亥

三歲庚子七月遭祖妣龍仁李氏喪父宜行祖監司世勉。朝夕哭泣每隨長者如禮人皆異之

四歲辛丑

五歲壬寅

六歲癸卯

七歲甲辰詠菊有特立冐霜香之句壁上書揭晦翁敬齋箴

八歲乙巳

九歲丙午

十歲丁未冬僉樞公　除眞寶縣監 吏判李文源

十一歲戊申春往侍眞寶衙中 僉樞公使之靜處看書不須提督惟意披閱至夏盛暑亦不使做古風或作序記跋抄通鑑全秩課餘日看綱目五六板初則僉樞公字喻句析纔過一二卷漸至意解理順雖簿牒之職舉燭之後必令臨讀日以爲恒式如是看了三十餘卷

十二歲己酉

十三歲庚戌六月　世子純宗誕降廿八日○創錄語錄之難解撮要文字之肯綮以至星曆卜筮相人之法

十四歲辛亥

十五歲壬子自衙返京第 定居于館洞寒泉舍○受學杜詩於吳翰林泰曾氏紹伯○僉樞公授簡勉學曰吾平生所恃不在於田土珠玉只在於汝輩成就耳○冬遷娶元妣全州柳氏 父德之祖郡守遵○自揚州栗里遷月山

十六歲癸丑夏僉樞公代遞眞寶以十考遞付司果○冬聘海平尹氏父種烈祖郡守遇東

十二月初八日奠鴈

十七歲甲寅春迎鑾應製以詩參賞格三月上展謁景慕宮駐鑾觀旂橋命宮契儒生入侍府君隨衆而對上命府君曰彼儒生更為入侍又命舉顏曰汝相好矣問父名府君俯以對國子長持詩賦御題諸泮宮設應製府君以二十韻古詩被進翌日上御春塘臺命入格儒生入侍設食堂記以次入侍序到府君上白汝乃金某子舉汝顏命給試紙須賞府君於榻前敬見試紙上曰汝文不善做故多抹句雖出去更勿示人勤做工夫可也退見試券朱墨御考句〻抹之未抹者只一句一夐而首句書外字圈之題下更書三下矣。詩題明日出白居易等合宴于舟中登臨沂沿頓四座賦之○夏僉樞公除

龍宮縣監吏判金思櫂

十八歲乙卯往侍龍宮衙中題詩以自警詩見原稿

十九歲丙辰正月丁先妣全州李氏憂父允協司諫舜民五代孫。遭艱於龍宮返櫬栗里三月葬巳坐原

○遷厝元妣自月山先塋移葬榛坪乾坐原○僉樞公移擬梁山郡守以龍宮十年七遞特命勿為

移擬

二十歲丁巳僉樞公貽書若詩勉學書畧曰論語朱書之肴工非不好矣八大家即作字文之宗也必或讀或着則雖未做字可知排鋪田八手段須留念也且汝文理固陋無人講磨則所損多而所益少如達權陽仲曖柳文初睐隨處討論可矣○詩日微才薄宦久南緣年既七旬病又綿世事蹉跎憐白髮家辭荒墜愧青氈未知門户誰堪責只幸箕裘有所傳莫道蘇鍾偏自苦行看皐鳥也狆天

○修葺少蓉公東園公遺稿元本在宗家而末及登梓余恨其未得傳布而互處一本易致傷汚故告于宗兄袖往家親任所使善書者謄出然忙未精校想多錯簡誤字是當從後校改而自此日夕几上可遇追慕之懷亦足為後日可懲之資斯為大幸謄畢謹書事由于卷端

二十一歲戊午拈剛字扁齋戊寅自記剛齋申承旨緯帷姜洗馬必孝順仲朴樂正南源明並著剛齋說若序銘○

○四月服闋

二十二歲己未僉樞公瓜遞龍宮府君曰余在眞龍兩邑冊舍凡十有餘載及冠強半在洛而這間酬唱吟嘯之作揔謂之南舘倦遊録是編也豈其文詞為然特因往迹以寓不忘之情懷再因其詞而想其人想其人而玩其詞、亦不為無助也余於眞寶受學於再從叔聖養氏禝於龍州請業于柳文思叔憲李上舍天變李生元彬屢歲同苦滋益弘多在洛則同堂而有再從叔道彝氏禑同庚而有李戚德如磬朴景則翰同閑而有朴禑如諒洪子學浩紀李善中遠震柳致凝棐皆吾同業同志之人也

二十三歲庚申六月 正宗昇遐二十八日

二十四歲辛酉 純宗元年

二十五歲壬戌作 聖疹歌大殿中宮殿疹候康復肅宗痘候平復 有人作聖痘歌令做其體見原稿 ○次朱文公十梅詩用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 分韻作五古各句見原稿 ○次退溪十竹詩用開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分韻作五古各四句見原稿 ○冬出接新興寺與李德如吳汝受盤 或做四六或做詩義

二十六歲癸亥春出接花溪寺與柳致 疑同做 ○增廣監試以詩解額兩殿疹候平復 慶科二所考官金啓洛題 朝服濟河 ○出接花溪寺與汝受做表策 又與德如做詩 ○三日製伯氏擢第御手 坼名命賜第命官李秉模主文 李晩秀賦題春水滿四澤 ○升司馬居三等六十一人二所考尹光普 詩題且當置兩子於度外 ○性祚氏及趙戚 啓燲雅明氏以終塲皆聯榜 ○秋游松京釋徐花潭書院七代祖教官 公曾遊先生門○入大興寺觀萬 文瀑 ○送李尚書晩秀成中赴燕贈二詩及序 並見原稿 ○冬總論麗史往抱川外宅 課餘總論見原稿

二十七歲甲子秋游金剛與柳丈文初趙佐郎亨基幡伴行時道伯申令 絢之銀溪丞趙道宇郎希中之大人 金正言

(啓河大景校理啓温姪朴上舍宗有宗吉金友 啓泳大敬並有贐章○紀行有東游錄見原稿)○奉贈李相國(時秀 稚可)赴燕

(昔我五代祖父瘗公將赴航海之役月汝 相公贐以二絶敬次其韻奉贈見原稿)○冬長子濟大生(十月十三日巳時)

二十八歲乙丑春出接蘆原(芦原李景容庄 舍讀周易兩畋諾)○送洪友純浩赴瀋陽(隨其

(仲氏校理受浩衘書狀之 行贐以三十韻見原稿)

二十九歲丙寅春伯氏擢重試陞六(考李秉模取三人表題宋賀左右史 有起居注執政有時政記台諫有日

(曆自聖 家始)○出接北漢

三十歲丁卯正月僉樞公陞資通政(壽躋七旬以長子晰善公侍從 恩陞資履拜僉知中樞府事)○秋

仲子濟仁生(九月二十五日卯時)○冬出接花溪寺(與再從姪叔章濟晃李夔 大麟李行縣做四六)

三十一歲戊辰冬講磨於蘆原(有芦原記 見原稿)

三十二歲己巳講論理氣律呂等說(其敬夫劄疑太和太虛篇洪範內篇 撰著法律呂新書深衣制度表服名)

(義衷禮經手条上神 宗皇帝書並見原稿)○贐詩朴尚書(宗來 喜甫)赴燕(詩見原稿)○八月 世子

誕降

三十三歲庚午

三十四歲辛未春出接北漢含李重鉉從之

三十五歲壬申夏作溫陽溫井行自火患濕疹有此行○秋參子濟參生八月八日寅時

三十六歲癸酉夏作平山溫井行○出接藥師寺洪龜瑞鑴閔贊如默永備仕○伯氏

除泰安郡守秋府君陪僉樞公赴衙○七夕製以箋叅賞格提金啓洛箋題魯賀孔子附魯頌於三百篇

三十七歲甲戌三日製以賦叅賞格提金啓洛賦題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六月丁僉樞公憂二十五日遭艱八月十二日合窆于楼坪○秋撰成益城世家彙編既過襄礼追成慎終錄追遠儀表服名義深衣制度考證祭礼總論先世事行旁親遺蹟八世譜編粧曰益城世家彙編申知樞絢著序朴準正南源跋權中丞晙記並見附錄

三十八歲乙亥既過常事止朝夕哭依礼說拜几筵○造兩代誌石以磁器燔造祖禰誌石及配位誌石

三十九歲丙子九月服闋○著金佐郎墓碣銘公諱載鍈○冬伯氏除梁山郡守

四十歲丁丑春作梁衙行有南遊錄見原稿○四子濟儉生三月二十七日子時○秋庭試以表發解世子入學慶科考尹行直表題周賀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著趙咸昌平公行狀公諱寅來郞徒姑夫也

四十一歲戊寅春埋兩代誌石左楊州曙鳴洞月山祖考妣墓癸坐原壙砌埋五尺李太史晩秀撰𥻘坪僉樞公墓皆砌左埋七斤中中丞緯撰栗里先妣墓皆砌左埋四斤李太史晩秀撰并盛灰槓中埋之於各處○講論心情本原性理特金侍郞玉如箚疑四端浩然章見原稿○夏敬次晦翁感興詩見原稿○秋游孫哥庄秋七月旣望前三日聞玉如在漢庄與一二洞益出往朴尚書舜可鄭侍郞吾之窾權中丞權簡馥諸公詩軸在案以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薰分韻近古各體成十篇卽眿日所詠也為主人玉如所督迫忘拙步其韻而東施效顰莫掩形穢焉婦下車庶博笑欛忽見尹侍郞舜和趙尚尹侍郞汝受鵜鄭翊贊景真甡冒雨來到仍坐在澗亭聯五十句逍遙五六日而歸歸後又與玉台次疊東坡歸去來辭集字各成五律三十首七律各成二十首見原稿○著宗兄通德郞公墓誌公諱處鉉堂叔高靈公長子

四十二歲己卯三月哭長姪濟慶葬于栗里面亥原後以齊仁子繼后○伯氏服制節次見原稿○夏講業於北漢鎭國寺與成聖思默近偕往朝讀午做○冬擬寧陵叅奉末望吏判李存秀

四十三歲庚辰春贐二友金剛山行金玉如呂中丞友濂東遊蓬海贈五古長篇用玉如甲子送余之楓岳韻也見原稿○秋迎長子婦全州李氏父老淵祖縣監義福○冬出接新興寺時吳由蹤作貞

陵令来在直月餘酬唱遂成奇遇錄見原稿○擬求陵參奉末望吏判金緩喬

四十四歲辛巳九月哭伯氏弼善公十月葬僉樞公墓除權奉禰祖祀○擬慶基殿參奉末望吏判金曾敬○著再從叔生員公墓誌公諱性祚青山公孫又著生員弟爆祚氏墓誌銘

四十五歲壬午冬一女生十一月十九日丑時生適韓允教父參奉重優後○贈詩金參判啓温副价之行

四十六歲癸未春會金臺與申台受之呂台友濂吳汝受鄭參奉稚明龜遂用韓公靈師韻賦聯句寄金灣尹啓河仍示金台副价回行觀原稿○贈朴尚書宗薰上使行軒與申台受之權稚薰纘用韓公送人韻賦聯奉別觀原○贐詩書校理龍振之燕●冬迎仲子婦坡平尹氏父進士貞圭龍西五代孫

四十七歲甲申

四十八歲乙酉春會臨淵堂臨淵即李山雲亮淵老洛堂號與成聖思偕行有廣行日錄見雜著

四十九歲丙戌秋遊松嶽與成學士聖就黙坐逝斯亭次壁上吳棣泉遂采韻見原稿

五十歲丁亥七月 元孫當誕降 子日十八 與諸益共賦慶忭之忱 洪上舍聖中時淵元禮秉淵林上舍魯卿載共賦 ○冬擬順陵叅奉副望 吏判朴宗薰

五十一歲戊子冬迎三子婦龍仁李氏 父源性叅奉普憲五代孫

五十二歲己丑贈詩呂台東植赴燕

五十三歲庚寅夏應製以詩叅賞格 孝明世子翼代理時也 詩題畵家有南宗北宗 提朴宗薰

○權奉少痊公長房祠板 時奉安于三從叔錫祚氏家喪後以宗議權奉而翌年移安宗孫顯叙家

五十四歲辛卯五月 孝明世子薨○冬擬永陵叅奉末望 吏判沈能岳

五十五歲壬辰正月哭第三子濟叅 二月葬于栗里巳坐原四月又哭第三子婦龍仁李氏合封巳原以其下 從耶天表烈而姑末閔舍人檢祥

五十六歲癸巳簡寄朴學士宗吉宣川謫耶定齋 以微眚被謫而又聞謫茲土故有此 ○冬筮仕貞陵叅奉 凡七次擬望始蒙點都政吏判朴宗薰黃基鎬內移代

五十七歲甲午贈詩朴台齋聞韶景副价之行○十一月 純宗昇遐

五十八歲乙未 今上元年冬內移濟用監副奉事(申在東遷轉代)

五十九歲丙申夏遷尚瑞院副直長(申在東陞六代)璽院直中與隣司諸監共賦(李都事秀甫俊璣張奉事省伯錫馥金奉事起哉憙相 洪都事稚顯世琪金都事德昭晉根任別檢大壽得常)○冬迎四子婦豐壤趙氏(父縣監萬始 浦渚後裔)●遷尚瑞院直長(李壔陞六代)陞六品拜漢城府主簿(李羲延外除代 丁酉年京兆夏考惆悵無華判尹李羲甲冬考從事周便判尹洪命周)

六十歲丁酉夏擬義興縣監副望(吏判金在昌)●擬掌樂院主簿末望○秋再擬宗廟署令末望○擬徽慶園令副望○冬擬狼川縣監末望(吏判申在植)○陞漢城府判官(金鑢外除代)仍除燕岐縣監(都政吏判上同 李進永移除代)

六十一歲戊戌春赴任燕岐(正月十五日)○內眷赴衙(二月)○覆檢全義(二月)○夏行祈雨祭(自五月五日至六月六日止)○夏考(尚樸之政自脫俗 璽道伯趙冀永)○秋迎壻韓允教(八月三日)○覆檢公州(八月)○差 宗錄使員(純宗 翼宗宗錄行次陪到尼城落後拜魯崗書院及酉峯影

幀轉進林川〇冬考醇謹是取踈䟽非疵因一徹事居士道伯上同

六十二歲己亥正月二十二日戌時易簀于燕岐任所松竹堂翌日子時移安于册室後樂復二十三日酉時小斂二十五日戌時大斂入棺二十六日成服二月初二日發靷于清州鳶峴初四日山殯〇享年六

十二以其年三月十九日卯時葬于清州西江外二面鶴峴卯坐原距

從曾祖靑山公墓百餘步之地也

家狀

府君諱鼎鉉字洛元金氏系出金海府始祖駕洛國王粤自建武著至麗

末有遠孫諱牧卿金寧君生諱普門下左侍中金海府院君生諱到門入

我朝三司副使越四世有諱永堅吏曹叅判歷翰林於府君十代祖也

五代祖諱德承獻納　贈左贊成號少痊西溪朴公誌其墓藥泉南公銘

其碣高祖諱洪福大司諫歷翰林號東園際我　肅廟彈枉隮善偉風有

節明齋尹公西坡吳公皆哀挽曾祖諱宇集星州牧使受業於西溪先生

祖諱令熙學優不仕孝友淳篤考諱獻秝眞寶龍宮縣監推長子侍從

恩增秩通政授僉中樞元妣全州柳氏父德之全昌尉廷亮五代孫繼妣

全州李氏父允恢司諫舜民五代孫府君李氏出也府君以 正宗戊戌

四月十五日丑時生々而天資純淑性度質古庚子遭祖妣龍仁李氏喪

朝夕哭泣每隨長者如禮人皆異之髫齔已悟好學奉承家庭之義訓不

待師友之煩督七歲詠菊有特立冒霜香之句壁上書揭晦翁敬齋箴十

歲僉樞公宰眞寶府君隨往靜坐讀書惟意筆硯或作詞律序記跋抄通

鑑全秩課餘看綱目初則僉樞公字喩句析纔過一二卷漸至意解理順

看了三十餘卷旣還京第就學於吳公泰曾甲寅 上謁 景慕宮府

君迎鑾入 侍上命擧顔曰汝顔好矣 下詢父名府君以對赴應製以

二十韻古詩 御考三下明日入 侍上命府君進前曰汝乃金克鍊子

文不善做故多抹句汝必勤做工夫可也諄々 聖誨勉以成就不啻若

家人父子也是歲僉樞公除龍宮隨往以詩題壁自警丙辰丁先妣全州
李氏憂自衙返櫬居喪盡禮戊午讀魯論至棖也慾焉得剛之章惕然于
心曰君子之能伸物上庶人之常屈物下亶在是矣因自號剛齋僉樞公
手書以貽之揭諸壁上以寓追慕韋絃之意焉申中丞綽姜洗馬必孝朴
樂正南源並著剛齋說若銘癸亥中進士試伯氏魁餳製 賜第蓮桂並
耀一門為世艶稱甲子賞秋金剛有東遊錄戊講義於盧原別墅有麗澤
錄甲戌丁僉樞公憂伯氏時宰泰安不得終孝府君以為喪禮之大者
而易有倉卒之失殮殯諸節援禮據義果無餘憾既完襄奉撰次八世譜
先世遺事旁親事行慎終錄喪服名義深衣制度考證追遠儀祭禮總論
八篇彙成一冊名之 曰盆城世家彙編追遠儀則參酌尹明齋朴西溪而
先生祭儀爰作家規者也權中丞晙評曰八世譜模長公孝悌心也先世
遺事潘安仁之陳世德也慎終錄追遠儀又溫公書儀邱氏儀節之同一

義也申知樞絅為之序略曰尚哉剛齋之為孝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剛齋旣念祖矣又能愼而追之矣吾將
見其益進乎脩德有補於民敎旣過常事依退溪禮說止朝夕哭晨昏展
拜服闋伯氏治梁山郡翌年府君遊嶠南有南遊錄常與伯季氏同枕連
床惟以壎篪湛樂不以簞瓢為憂蓋為學本以經傳性理旁及諸子百家
以至理數卜筮無不潛究致力於易庸尤用功也自少患風濕成痼每病
之妨工雖委在床第之時眼靑無寐之晨或倩人看字或整冠成誦時値
行程必以數冊及紙筆隨裝曰非但遇境成吟亦宜馬上看字惟佔俾究
精嗜若芻豢寒暑不能入老而罙篤未嘗一日廢也常平無疾言遽色喜
怒不形或有橫逆之来必曰我省不疚人當自起自戢御婦孺僕婢每多
寬恕一不苟責使自感服早起晏寢晝未嘗臥雖有微恙不廢巾櫛造次
起居手整書秩性嗜酒一未及亂交遊必擇而每相對無怠慢之容稽謔

之語耶推許皆宿德巨卿雅望益友酬月露之漫興討性理之本原連篇
累牘盈箱溢篋辛巳哭伯氏自是家計左剝落或勸賣家析産府君曰豈
為支子孫契活擅賣奉祀家清寒即吾世業處之晏如權奉祖禰祀々奠
必盡誠敬甲午乙未連哭季若嫂氏殮殯如禮稚子弱女字育若己出焉
登庠三十有餘載五叅試格六擬初仕竟未展其耶蘊人多稱屈而猶不
介懷　純宗癸巳始筮仕　貞陵叅奉　今上乙未遷濟用監副奉事歷
尚瑞院副直長直長陞六品漢城府主簿判官據理聽斷干囑不行公務
餘閒必邀詩友跨日文會丁酉除燕岐縣監翌孟春赴任律己御民寬嚴
交濟並未周月備置解紱日歸資曰吾進而無拘束退亦有盤纏去就豈
不綽有餘裕居官者患在得失百事不可做也推結剩補軍弊省野農蠲
稟俸設旬題與儒術備賑資賙饑荒邑有遺財隱結並付公用親檢俵災
簽丁民多實惠吏不容奸書問知舊無情厚而物略或空簡而伴詩人以

為俗異於古府君曰人如笑此不如且已己亥正月二十二日戌時易簀于官次亨年六十二上元翌日府君命不肖曰吾周歲為寧自冬已有賦歸底意汝須上洛傳此書於一二知舊聞其說受其答以來遂受命發行離側纔七日忽承凶音顧余不肖不孝無狀罪逆深重竟至奔號究結幽明天乎天乎此何人斯是月二十日府君差清州纛祭享役二十一日還次二十二日裁本第書封節祀需命倏都會計夕入內衙進飯如常旋坐衙以上納賑貸等事飭諸該掌捛首校退村民巡更使知印摘奸各廳之擅離是日自朝至夜公私酬應有倍平日體度少無愆和而時至戌末遽公堂就夾室更無一言遺命正卧考終嗚呼痛哉無乃深知其原始反終之理而然耶以其年三月十九日卯時葬于清州西江外二面鶴峴里負卯原距從曾祖青山公墓百餘步地也配海平尹氏父種烈祖郡守遇東有四男一女長濟大娶李老淵女生二女并幼次濟仁娶進士尹貞圭女

生三男并幼長繼長姪濟慶後次濟參娶李源性女旣冠而夭無育次濟
儉娶縣監趙萬始女女適韓允教所著遺稿八卷藏于家嗚呼府君貌字
俊古優操堅確孝友根於禀賦仁愛及於應接精神淵靜言語簡訥踐實
做工含忍成性治家儉約而不事邊幅處世坦率而不知阿好文辭典重
筆畫楷正嘗戒不肖等曰單寒門族不學蔑識無以保家聲可不勉旃自
古有志之士未聞偃宴閑而做工者且謂學無暇者雖有暇亦不學每父
子兄弟叔姪團會一席論文談古使各誦其讀或拈韻迭和曰昔在眞宝
時余誦唐絶之暇先考授以歸去来木蘭辭至若楊子法言雖未卒業至
今猶存梗概蓋兒少時尋常承聆倍勝於長大後緊着看過也又曰先世
遺事國朝故事人家派譜及先輩翰牘不可不知也吾所編譜牒及所抄
國典略可領槩又自壬戌朝紙之最要家事之可考并筆之於曆成年々
日記十歲以後汗漫著述及冠以来知旧尺札俱収并當可爲後進覽考

又曰視其友可知其人况愛衆追勝已愼言語罕出入庶寡過矣嗚呼先府君純德實行庶有同志之相知嗟小子何敢一毫溢辭忍傷我府君謙冲之遺意考諸巾衍之蹟參以一二所得於過庭之際者收血撮錄請文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伏惟哀憐而採擇焉不肖孤濟大泣血謹狀

行狀

公諱冔鉉字洛元初名克鉉姓金氏金海府人以駕洛國王爲始祖著至麗末詳在譜牒入我 朝有諱到門三司副使歷四世有諱永堅官吏曹參判卽公之十世祖也五代祖諱德承獻納 贈左贊成號少痊高祖諱洪福翰林大司諫號東園際肅宗朝持淸議有風裁明齋尹先生及西坡吳公有哀挽曾祖諱宇集星州牧使受業於西溪朴先生祖諱令灝學優未仕孝友純篤考諱獻祚蔭縣監推長子侍從 恩增秩通政授僉中樞

有厚德雅操不言而躬行妣全州柳氏德之之女繼妣全州李氏允協女
公李氏出也公以 正宗戊戌四月十五日生〻有美質地步優如庚子
喪祖妣龍仁李氏每朝晡哭隨長者如禮人異之髫齔已好學敬承庭訓
不煩程督七歲詠菊有特立冒霜香之句僉樞公宰眞寶公時年十一隨
之官惟翰墨是事手抄通鑑全帙其着綱目始也僉樞公爲之字喩句析
過一二卷能自以意解及還京就學于吳公泰曾甲寅春 正考謁
景慕宮也公隨迎 鑾諸生入侍告姓名 上命擧顔曰汝相好矣以父
名問其日應製以二十韻古詩 御考三下入格翌日入侍 上命之進
曰汝金克鉉乎文不善做故多抹句汝其勤業也 聖眷蓋出於鑑賞而
可想作人之有造是歲趨庭于龍宮縣學益篤以自警詩題壁爲丙辰以
李夫人喪自衙返葬居廬盡禮戊午讀魯論至棖也慾焉得剛章惕然于
心曰君子衆人之伸屈於物者其斯歟擬以剛名齋僉樞公許而書與之

用揭壁上終身敬省癸亥登司馬覆試伯氏魁鵠製 賜第棟善之蓮桂
並耀在同年為世艷稱甲子秋賞金剛有東遊錄戊辰與金啓泳敬夫講
學於蘆原別墅有麗澤錄甲戌丁僉樞公憂時伯氏官恭安戴星未及主
喪公以為喪當致禮能戚而易殮殯無遺憾既葬讀禮之暇撰次慎終錄
喪服名義深衣服諡追遠儀祭禮總論蒐輯先世遺事以及旁親纂內外
八世譜合名之曰盆城世家彙編追遠儀即參酌明齋西溪兩先生祭儀
爰作家規者也服除伯氏官梁山游覽嶺之勝地有南遊錄辛巳哭伯氏
自是生計益落、或勸賣弊庐以析産公曰清寒乃吾世業豈可以支子
擅賣奉祀家自為身謀乎久而不撓惟權奉祖禰廟以居以伯氏之先已
喪嗣子也攝祀必誠必謹甲午乙未連哭弟若媞竭力於喪葬撫恤其子
一女如已出為上庠三十有餘年屢屈不第六擬初仕至癸巳冬始除 貞
陵參奉今 上乙未冬遷濟用監副奉事歷尚瑞院直長丙申冬陞六品

主簿漢城府至判官 訟簡政清干謁不行丁酉冬授燕歧縣監以明年初
春赴任涖未周月預辦歸裝而戒之曰 如是然後進退有餘裕居官患得
失百事不可做也 其為治清簡律己寬嚴交濟凡所施為一本於誠心移
結剩補軍瘼捐官俸助野農歲饑勤於荒政邑有隱結遺財付之公用俵
災簽丁不任吏手學校之政勸以月課士知興爲邑殘而自奉甚約奉先
以誠其於問訊知舊物薄而情厚或無物而有詩札人以不俗譏之公落
然不以為意也己亥正月之望公詒其胤子曰吾周歲為吏已有歸思玆
有書於一二親友汝須持以上京得其答語以來其胤受命而行以其二
十日差清州纛祭二十一日還二十二日戌時奄忽易簀 蓋以是日附本
第書封節祀需命勘都會許夕餐于內如常旋坐衙以賑政飭該掌禁各
廳擅離自朝至暮公私分付煩於平日少無不安節至戌時就夾室浴仍
恬然正臥而逝噫公之觀化殆所謂僊化者歟以三月十九日乙卯葬于

清州外二面鶴峴里負卯之原配海平尹氏父種烈祖郡守遇東有四男
一女長濟大娶李老淵女生二女幼次濟仁娶進士尹貞圭女生三男長
繼長姪濟慶後並幼次濟參娶李源性女夭而無育次濟儉娶縣監趙萬
始女〻適韓允教所著散稿八卷藏于家噫公傳家文行稟性醇慤所以
基德而種學者早得浸灌栽培之力本原經傳該洽子史其蓄甚富嫺於
切令之文人以不遇稱屈而亦未嘗介意也平居手不釋卷饑寒不能入
行李亦以小冊子隨若值病淹眼眚之時則或倩人看讀或徐緩諷誦老
而彌篤爲檢身制行不甚拘〻於繩墨而篤信聖言不近稗書其於學問
門路性理名目亦嘗溯其源而涉其流矣蓋心〻是實事〻是實表裡無
間終始如一惇孝篤友全其性分固窮安貧弗失其義人所不堪而坦蕩
無戚〻家人化之其御婢僕小人亦待以赤心一不詈責也好德如嗜慾
交遊極當時之名勝必有文字往來誠以所樂者然也如世家彙編之跋

賛歎其家慕之誠者實齋申公也其題剛齋散稿則寤語軒金侍郎以性情之真根據義理詡之石泉申公多樂齋朴公之於剛齋說若銘勖之以名義焉是皆古道相勉先達引重之義而其他唱酬俱見於散稿蓋嘗慨然乎師友道廢其上法隱書則千里相應求道甚勤也觀其與淵堂詩若書則脫契如舊崇德以期者也於人之善樂聞而樂道之見不善則常若為之隱避而不忍言也虛懷待物不逆不億言未或有餂事未或設機人巧而我拙人薄而我厚不知而不慍犯之而不校雖謂之混兮若濁質直若渝可也而乃由由然循循為有辨有守終其身如一日則寬柔之強不息之強公庶幾為素患風濕脫益沈痼而處獨亦未嘗偷惰非甚病則常早起晝不臥也脫而讀周易中庸者為多在邑也亦不廢嘗抵書於余曰不才而分憂敢不盡心竊以朱子所云不能則謹守常法者自勉而杖以立威酷以辨事不能效俗吏為也既不有意於猛亦不有意於寬而庸之達道

易之時中蓋欲從事而未能焉每患過失之常在於無心處此其自道者
實也居官二考其曰尚樸也脫俗也醇謹也踈脫也者未必是襃績而無
愧乎古所稱悃愊無華者歟公佔畢手鈔其書滿家而字畫首尾如一會
友以文述必有記不以人己取舍篇什鱗鱗並親朋書札自少至老收蓄
無遺曆日錄歲以爲常爛報之可紀者家事之可考者皆在錄中即此讀
或論說士學
無以自立且曰未聞有志之士侍宴陪而傲工夫者又曰汲愛務友勝己
愼言語罕出入寡過矣其言皆出於躬行之餘也公爲人也眉宇清
揚及老古貌蒼然其有意會撚髯而笑恬曠虛遠之懷質慤純篤之氣誠
於中而形於外也性愛酒而惡醉微醺即止親友嘗謂之曰君於酒不酒
而餅之蓋譏其酒不取醉與餅等耳而公亦笑而然之夙有詩癖老而遣
興者尤深每遇佳明得佳句輒曰是日好過了見人有佳作喜動於色屢

賛歎其求慕之誠者實齋申公也其題剛齋散稿則寤軒金侍郎以性情之真根據義理詡之石泉申公多樂齋朴公之於剛齋說若銘勗之以名義焉是皆古道相勉先達引重之義而其他唱酬俱見於散稿盖嘗慨然乎師友道廢其上法隱書則千里相應求道甚勤也觀其與淵堂詩若書則晩契如舊崇德以期者也於人之善樂聞而樂道之見不善則常若為之隱避而不忍言也虛懷待物不逆不億言未或有餙事未或設機人巧而我拙人薄而我厚不知而不愠犯之而不校雖謂之混兮若濁質直若渝可也而乃由由然循循為有辨有守終其身如一日則寬柔之強不息之強公庶幾焉素患風湿晩益沈痼而處獨亦未嘗偷𢡟非甚病則常早起晝不卧也晩而讀周易中庸者為多在邑也亦不廢嘗抵書於余曰不才而分憂敢不盡心竊以朱子所云不能則謹守常法者自勉而杖以立威酷以辨事不能效俗吏為也既不有意於猛亦不有意於寬而庸之達道

易之時中蓋欲從事而未能焉每患過失之常在於無心處此其自道者實也居官二考其曰尚樸也脫俗也醇謹也踈脫也皆[illegible]四無愧乎古所稱悃愊無華[illegible]會友以文[illegible]蓄無遺曆少而一話字得力不可誣也每父子兄弟一室怡愉或各誦所讀或論說古今所以風厲者常行乎恩愛之中嘗訓其子曰單寒門族不學無以自立且曰未聞有志之士待宴閑而做工夫者又曰汎愛衆友勝己愼言語罕出入庶寡過矣其言皆出於躬行之餘也公爲人也眉宇清揚及老古貌蒼然其有意會撚鬚而笑恬曠虛遠之懷質愨純篤之氣誠於中而形於外也性愛酒而惡醉微醺即止親友嘗謂之曰君於酒不酒而餅之蓋戲其酒不取醉與餅等耳而公亦笑而然之夙有詩癖老而遣興者尤深每遇佳明得佳句輒曰是日好過了見人有佳作喜動於色屡

固諷誦斯亦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也噫古人質朴之典型師友
篤厚之風流於公可徵而其爲詩文亦朴實典重真率平淡無餙世之音
爲政也有古循吏之規凡此皆足以矯瀉俗補世教也而暫試小縣壽亦
止斯世莫有識其貴者此豈公之命而已耶然而誠無不應積必有發則
公之弗食于躬者其在後乎余辱公遊從之好矯性而受益者多矣公嘗
惜余之不事家學而余實負公自從妄冒誤恩凡三得公書而恥以憂
余而勗余者勤勤懇懇其第三書乃有賦歸卜鄰之願此意何敢忘也今
公之胤纍然而来拜且泣出其所自叙家傳要余狀次之余宜辭而終不
忍固辭念公年前嘗戲余曰子其狀我之行其勉之時余一哂而已今雖
欲辭不可得矣謹就家狀且附以余所感者具論之敢望秉筆家採擇焉
寧成近默謹狀

先府君遺事

府君自少至老惟功業是務物無私藏其在趨庭時雖往官府隨身者只是書冊至於紙筆必稟得於父兄亦無所自儲

曾遊伯氏任所梁山及歸行中只有數束紙而已家人交謫府君曰外物非吾所關稟于衙中可也

平日所用手兕不過世傳之一推枕補鈌塗隙不可堪用曾在父兄作宰之日亦不換備

平生不事產業口不言財利家人目之曰所知者惟書而已

凡於做事牢着關鎖儉約而不好侈美待人刓去崖角坦率而不修邊幅每以固滯為戒容忍成性或謂寬仁太多強毅不足然人莫窺其涯畔故也

嘗曰學問之道非甚高難行者日用語默何莫非學雖不讀書心勿忘於文字間常慥慥焉則自然漸漬也

平居不以衣食爲心累衣不取鮮明食不取侈美暨涖縣亦不着補衣隆
冬長夏朝不烘柴午不設飧蓋抱不洎之痛亦未奉祠板故也
嘗曰人生於世雖享百年之壽不過一瞬之頃豈忍惰棄四肢虛抛分陰
雖有微恙不廢巾櫛亦未嘗一日廢書也
嘗戒不肖等曰吾曾十餘歲每侍大庭有疑輒叩隨事必稟先考或以所
做詞律命余敲推乃猥自承意或改之一二字頷之而或稱可尚心甚欣
滿恒不離側尋常承聆老而猶有梗槩追想其樂則不啻如作日而風樹
之感靡所逮及矣
嘗曰吾交遊甚狹而似無取友不端之誚是則吾所自許也
每於科塲不以得失關念嘗曰當日所作自顧無欠充然如有得敗亦可
喜設或以可東可西之文被選還覺自愧于中
平居制煩以簡處動若靜曾除京兆卽有詩曰期刑号若措刑化有事恒

如無事人每簿牒餘閒必邀朋文會嘗患廩粟不繼至或市飯以進然朔
例騶直外毫無所染洪侍郎羲瑾時以亞堂每語人曰金某廉潔之操文
雅之規誠今世古人也
嘗語人曰稱以士子韓長袖襲褙子襪背無指賦墨痕未必是做工夫人
也吾所厭看而不屑也
嘗戒少年輩曰科宦即一外物不必專着亦不可廢者必以收放爲主可
也雖或騰揚世路心有所慊日食萬錢之何曾四至九卿之司馬安無足
貴也反不如得一佳句傳於後世耳
又曰近來少輩專抛實地工夫惟筆是務粗解蚕頭馬蹄每於科場屈首
於人受其副件作呈券自爲能事吾所切悶者或恐汝輩不文而能書耳
或値忌日有故不得行祀設位盡哀必冠帶端坐待曙展拜
每戒婦孺曰凡祀享之道不在奈需豊厚實在誠心致敬可不勉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之訓乎
叅任燕岐有一窮氓穿倉偷牟石三既捕略加杖因乃曉喻曰固當依律以
一懲百而顧今歉荒之歲特恕窮困之情命使白放人莫不感服
涖縣新嫁所嬌請備盛衣木籠一對乃曰何患有衣而無盛兒乎
處窮困必日思不如己者作宰亦日無忘窮困時居家居官一揆于茲未
嘗有異

書金宸濟大先府君遺事後

吾友洛元既沒之明年其胤濟大袖其先人遺事示余求以增益其所聞
而修飾焉余以爲知德評之也余觀其所記十餘則幾皆平日之所睹記
其一二未聞者亦想像而冝然噫以其胤記其先人之言行其無差爽固
也然從實謹書若是則足爲傳家之信蹟亦何事於修飾耶余既別無所
增益之事仍以本草略改數字而還之因念吾友平日勉於文史又好詩

律見人有讀書喜形於色詩酒之會樂與之唱酬焉嘗過於余見吾之逸游倦惰必曰何不讀書自放倒爲有時而見對卷則曰不亦善乎甫讀書也勸余作詩固辞以不能曰第作之豈病不能雖己之猶有作必示余吾家在山麓窮僻處隣人罕到焉唯吾友獨不棄我時復存我如今吾故人而不在矣吾於此世不復見如吾故人也已吾友於其先世遺蹟家乘墓誌每惓惓焉必於先進諸公求其文字以爲子孫藏今其胤窀穸之事甫畢亦惟汲汲焉纘述先人之蹟謀於長老以圖久遠宛然如復見吾友焉如非教誨之有素其能然乎人家子弟之見不到此箇義理者固當有耻哀亦益有以身力漸立乎其身而追顯乎先人又非但論譔先人之蹟而已以是勉之亦以思吾友也庚子四月日申令錫疇書

墓誌銘

公諱鼎鉉字洛元初諱克鉉金海金氏以駕洛國王爲始祖入 我朝有

諱到門三司副使五世祖諱德承獻納 贈左贊成號少痊生諱洪福翰
林大司諫號東園際 肅宗朝持淸議有風裁生諱宇集牧使西溪門人
生諱令然以孝聞友生諱獻祚縣監秩通政僉中樞用公伯諱益鉉侍從
追恩也配全州柳氏諱德之之女継配全州李氏諱允協女公李氏出也
公以 正宗戊戌四月十五日生有美質髫齔已好學七歲咏菊詩有特
立冐霜香之句不費程督而文藝夙就甲寅春 正考謁 景慕宮也公
隨諸生入侍 上命擧顏曰汝相好矣汝其勉學也可想其相貌之異凡
也丙辰丁李夫人憂居喪盡禮嘗讀論語至棖也慾焉得剛惕然曰君子
家人之伸屈於物其在斯歟擬以剛名齋僉樞公許而書與之用揭座右
終身警省焉癸亥司馬甲戌丁外憂時公伯氏任秦安未及歸公慎終以
禮辛巳哭伯氏伯氏先已喪嗣公攝祀盡誠敬又連哭弟若弟婦撫恤其
孤如己出癸巳 除 貞陵叅奉歷濟用副奉事尚瑞直長漢城主簿判

官丁酉冬授監燕岐縣赴未周月治歸裝歲之日居官患得失百事不可
做也居一年語其子濟大曰吾己有歸思欲問一二親友而決之後數日
命勘都會計進夕餐如常至戌時就夾室浴遂正卧怡然而逝噫殆所謂
仙化者歟是己亥正月二十二日也以禮月葬于清州外二面鶴峴里卯
原配海平尹氏考種烈祖郡守遇東育四男一女濟大濟仁濟參濟儉濟
參夫韓允教室也公居官清簡律己寬嚴交濟凡所施爲一本於誠心結
剩補軍摸捐俸賑民飢俵災簽丁不任吏手申學校之政月課以興起士
風自奉約而奉先豊其於問訊知舊物薄而情勤或無物而以詩札源源
喜讀中庸周易在邑亦不廢嘗言不才而分憂敢不盡心竊以朱子所云
不能則謹守常法者自勉而杖以立威酷以辨事不能效俗吏爲也蓋其
爲政也有古循吏之規之規焉居家則內行純備篤孝友御下亦一以赤
心固窮安貧坦然無戚戚意每父子兄弟一室怡愉或各誦所讀或論說

古今所以風厲者常存乎恩愛之中嘗訓其子曰身寒門族不學無而自
立又曰泛愛而友勝己愼言語罕出入廣寡過矣公好德如嗜欲如棄瘉
朴南源寤軒金啓溫石泉申綽兄弟皆以古道相勉果齋成近默相與朝
夕切偲法隱善必孝千里書交論道甚勤誠而所樂者存也其文辭則本
原經傳篤信聖言發以爲理勝之文典雅之詩所著散稿八卷藏于家噫
公德性之美余竟裂何以彷彿其一二哉然竊謂公之稟性粹正於道不
遠不以學問自居而安於彝倫明於義理有非拘拘繩墨謫謫文字者比
成果齋深知公者狀其德曰心心是實事事表裡無間終始如一又曰虛
懷待物不逆不億人巧而我拙人薄而我厚不知而不慍犯而不較雖謂
之混兮若濁質眞若渝可也而乃由由焉循循焉有辨有守此皆非阿好
之言而亮淵所不問者也噫亮骯髒多歷曲者常待公以爲隱枯矣今焉
已矣遂泣而銘銘曰

休休君子而復憺憺 與家優遊親仁最好 潦倒貧仕靡患得喪 未

剛得剛伸萬物上 躬餘詩禮以永傳家 公了公事何用更多

崇禎四庚子通訓大夫軍資監正李亮淵撰

墓碣銘

上之五年己亥正月己未燕岐 使君金公某卒于官所士友莫不嗟惜其諸孤護櫬旋宅以三月乙卯葬于清州治鶴峴之卯原明年夏其長嗣濟大千里致書曰大也不天遭罹大艱苴踊不克離次敢介果齋之状臨淵之誌碣而顯碣惟不忘舊誼以貴泉塗往居俱受賜南望拜起爲禮必孝發書愴涕曰是筆所屬可非其人而顧於輩流獨後死其何忍辭且比有黃王故事謹按公諱鼎鉉字洛元初名克鉉金海人以駕洛國王爲鼻祖世蕃昌歷羅代入 本朝簪組不絶高祖諱洪福號東園翰林大諫除肅廟治朝有風裁持清議儀表一時明齋西坡先生皆有挽語曾祖諱字

集星州牧使受業西溪先生祖諱令熙孝友有文學考諱獻祓屢典須邑所至稱治推長子益鉉侍從恩增秩爲僉樞有令德雅操妣全州柳氏德之之女繼妣全州李氏允協女公李氏出也以 正廟戊戌四月十五日生生有異質不類羣曹才三歲遭祖妣喪隨長者拜起且哭孩提知愛有如此七歲詠菊有特立冒霜香之句其挺特之操亦可見十一歲隨大人公於嶺邑受少微史能手抄一帙次受綱目教之要領則餘能了解而自讀及還京第就學於吳學士泰曾聞見益宏博甲寅春 正考謁 景慕宮公隨諸生迎 鑾入侍應製以二十韻古詩 御考入格 上命擧顏曰汝相好矣其勤學也 睿春迫出鑑賞之外如此是歲奉晨昏於嶺之龍宮學業日就丙辰丁巳大人憂返葬喪居一遵文公禮戊午讀魯語至棖也慾焉得剛乃惕然曰君子衆人之屈伸於物者其在斯矣擬以剛名齋大人公嘉其志書與揭壁爲常目存省之資癸亥中司馬伯氏魁鵠製

棣蕚蓮桂為時艶稱戊辰與啓泳敬夫講學於蘆原別墅有麗澤録甲戌

丁僉樞公憂時伯氏寧叅安戴星而未及主喪以為喪當自盡職易中節

愼誠勿悔讀禮之暇撰愼終録喪服名義深衣攷證追遠儀祭禮揔論又

蒐輯先世遺事以及傍親內外八世譜合名曰金城世家彙編其追遠儀

即叅酌明翁西溪兩先生祭儀而作家規者也辛巳哭伯氏家計剝落或

勸賣弊廬以析著公曰清寒乃世業豈以支子故擅賣先廬耶伯氏在時

已喪其嗣子公攝祀惟謹又連哭弟若嫂拊恤其子女一如己出癸巳除

貞陵叅奉乙未遷濟用副奉事歷尚瑞直長丙申陞六漢城主簿判官丁

酉冬拜燕歧縣監莅官未閲月豫辦歸裝而箴之曰如是然後進退裕如

也其為政循謹律己清簡吏不敢欺民不忍欺如是結剩補軍瘼黜隱結

付公用學校之政勸士以月課皆發政之仁也粤己亥正月作書親朋決

去就蓋不閲歸思也以二十二日命勘都會計公私申飭倍於平日至戊

時就夾室薰沐悄然正席而終嗚呼君子曰終公之謂與配海平尹氏鍾
烈女生四男一女長濟大娶李老淵女生二女幼次濟仁娶進士尹貞圭
女生三男長以命入承補宗餘幼濟叅娶李源性女次濟俊娶縣監趙萬
始女女適韓允教所著有八卷藏于家公以東園後承生長詩禮庭其所
以基德而種學者本之孝悌叅之經史窺姚姒逮莊騷平居手不釋卷疾
病不廢吟誦行李必隨小冊子性任真和而不流安貧守約始終不渝好
德如嗜慾交遊往復如申石泉昆季朴樂齋金寤軒皆當世之選嗚呼使
公老壽益充所養則其所以修己及人者豈止於斯而已耶惜乎必孝居
相遠不識荆昔年因成斯文聖思謁以先公之狀聞因家督蔭詞書眷益
密及至臨終訣書則輸欵規勉藹如平昔又申提金敬夫鄭景執容之爲
吾黨賢士又誦隱侯夢中不識路之句以慰相思嗚呼死生之際大矣纔
息在晷刻之間而精爽不差非有素養而能若茲乎今其嗣胤汝拾中稿

又以㢁道之文再三推委頋以年老神道無足以賁寒山一片且成李狀誌已盡矣何贅焉第惟三世契誼之重敢竭衰朽以寓平生照心失臂之意系之以銘

世頌東國儀表一時端笏朝行謇諤自持嗣德克世淵源正脉及至先公亦篤前烈公實似之行醇學博晩而舊調不易其操何意南官忽驚符到頋兹淪落失臂照心書疏相勉廿載如今事乃大巳西風悲淚攷行選德序銘其隧神之聽之庶乎知己

上禩之六年庚子秋七月庚子通政大夫行敦寧府都正姜必孝撰

墓碣銘

余少從賢士友遊聽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者多矣或質直而好義者或有穎達而淹識者或泓涵演迤有大家地步或蕭散爽朗有高士風度其姿質行能譬若春蘭秋菊各為一時之秀而要之為當世難得之士則一

也然其樂善而忘我兩忘好問而芻蕘必擇謙光吉氣藹然見乎眉睫口
吻之間蔚有大君子盛德者吾獨於剛齋金公見之矣噫人之彝性初何
嘗不好善而人己之町畦未闢則忮克之私意漸萌之人有善若己有之
者吾未之多見此吾所以增唏累悒而不自止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原憲克伐不行而夫子以爲難樂正子好善而孟子以爲優於天下
據此則人之種種尤悔何莫非從一我字生出而好善之心最爲天下之
吉祥善事者不難知也若使公幸而生於原憲樂正之時未知爲聖賢之
所與者果何如也公生質甚美充養有素其服善好德如嗜慾與朴樂齋
南源金寤軒啓溫申石泉綽兄弟皆以古道相勉成果齋近默李山雲亮
淵契分尤篤討論切磨資益弘多亦嘗千里書交於姜海隱必孝論學甚
勤見人小藝一能亦皆取以爲善不自知其蘊抱造詣之絕類離群古人
所謂聞道百自以爲莫己者若聞公風亦可以少愧矣嗚呼余以無似忝

在公交遊之末其深契遠期可詳於公散稿中蘆原鹿澤之錄城南唱酬之韻今於銘公之墓義不可以不文辭而公天姿學術之粹美純正出處言行之真實篤厚果齋之狀山雲之誌揄揚無餘蘊固不必架疊若其好善之誠曠百世而稀有者惟余從遊最久知德尤甚故特詳此一欵以為徵顯闡幽之道焉公諱(鼎鉉)字(洛元)號剛齋金海金氏以駕洛國王為鼻祖入我 朝有諱(到門)三司副使五世祖諱(德承)獻納 贈左賛成號火痊高祖諱(洪福)翰林大司諫號東園 肅宗朝持清議有風裁曾祖諱(宇集)牧使西溪門人祖諱(令熙)不仕以孝友聞考諱(獻祚)縣監 秩通政僉中樞妣全州柳氏諱(德之)之女繼妣全州李氏諱(允協)女公李氏出也公生於 正宗戊戌四月十五日癸亥中司馬癸巳除 貞陵參奉歷濟用監副奉事尚瑞院直長副直長漢城府主簿判官丁酉拜燕歧縣監己亥正月二十二日考終于仕所享年六十二葬于清州外二面鶴峴里坐卯

之原配海平尹氏考種烈祖郡守遇東生四男一女濟大濟仁濟叅濟儉韓允教室也内外孫凡若干人嗚呼公最善吾文每見一篇輒諷誦屢回咿唔余每以劉邕之嗜瘡痂譏之公之好善之誠殆同良工之不遺曲不於此亦可見矣自公棄余悵悵靡所聘思施遊而莊周寢說郢人歿而匠石輟斧抛學而筆益退空空作沒字碑今此墓道之文亦未能發揮公德美之萬一孤負平素期奬不期潸然出涕以悲銘曰

我抱冰炭學迷方十載薰德望門墻理窟勃窣追程張學海浩渺溯漢唐我號以毅君以剛求仁莫近勉偕臧公不少淹我涕滂宿草空山經幾霜有時想像疑容光落月蒼凉照空樑百世不朽倘可望敬夫之銘

洛元蔵歲丙午秋八月下浣江陵金啓洙撰 官止縣監

祭文

近思齋成近默

嗚呼哀哉正月二十一日燕歧伻致兄書於高峯寂寞之濱索答以去學九日凶聞至靈之大化在二十二日矣廿一日復書已無及矣安得將此書一讀於靈座前乎兄於近年每歎人生無幾或云要時光景或云轉頭成空今果然矣獨奈白首宦遊生行不返恨當如何嗚呼世道交喪澆風不淳如兄之古顏古心樸野夷曠更何處得來善非有爲靑固無心而知不知多少者人也庭訓有受好學亦性蚤家 天褒播厥華聞功令之嫺而晚焉潦倒則命也佔畢之勤而老不廢弛則志也德之攸好與人爲善每勸我以從事家學而愧我未有以答此意也人皆於我泛泛而兄獨惓惓不已何哉兄必知我者誤而我實感兄之深兄之去我我孰與友嗚呼此余憂悴成疾棲遑不寧素車莫赴誄辭莫緘負負何言多愧古人頃者一慟於店次也兀然一神與其人不可見矣何由把一尊酒以叙別懷乎

兄其魂歸舊洞我則迹阻城闉酒不能躬酹文不能聲告而酒薄非沽文拙惟衷靈其格乎否乎嗚呼哀哉

又　　法隱姜必孝

嗚呼洛元與兄交際二十年于玆矣不面而以書傾心以相照雖不敢自居於道義相交者而亦不爲語言然諾長箋短牘歲必二三而恒憂存省之或怠遷改之不勇以相勵雖衰朽如孝亦得以資警益且知舊中契愛相善無間於成尹兩斯文知之者衆則用力者廣亦有望於吾友間又因家督筮仕在京相觀以善舊誼新情彌年而愈篤及其傷悼也則千里含辭傷弔備至嗚呼旣欲與之定交又辱與之吾兒遊又辱爲之誄其行悲荷一念結在心府而無緣面訴曁乎昨年綰符蕪歧也則湖嶺隔斷之地委承書問而辭必讜挹以弊局荒政不克仰分　頃憂俯恤民隱爲愧於壁上四字一命之士存心如此則於人有濟而所學亦小試矣相愛之地

喜而不寐嗣後縣望又復南遷則龍州真海先公之仕國也在兄有相鄉
之遺愛在吾有盍簪之同好庶可以歡若平生矣而何意好事難成美疹
忽發奄至於觀化公館啓體事多變節齋志歛木恨結幽明天不可諶理
不可窮潜至此極耶嗚呼情至事從之地病不知時沒不知日孤負平素
追懷涕零嗚呼往年旣哭吾成聖發今又哭吾 洛元 所恃以相期於平生
者有如此〻殆尼門所謂是豈諸人之降年不永哉實閔吾老生窮命者
不自覺妄擬也嗚呼窮居衰退迹阻城闉存不及識莿而輸欵沒不得躬
輿而叙哀九重泉裡是交期吾與子之謂矣嗚乎先公之狀剛齋之銘誤
辱拙辭感興之次檜圖之和珍藏盛什矣兩家子弟尙識其二文之心也
耶嗚呼已矣儒雅之操謹拙之規進修之工何處更得來耶衰懷綴辭言
不盡意替侑靈筵哭之以心尊靈不昧尙監我哀

又　外甥 韓允教

我昔委禽公時守燕仍留騶館偏家常眷朱墨之暇誨語諄諄法家典則
科臼程式戒戒之勤勵勵以敦實顧余朱愚未頑天袞九秋辭退黯然惜別
歲首謂來專送六足適會事故未克趨拜曾不幾日奄弛訃車天胡忍斯
善人云亡凡在親知莫不吞聲況我眇末在子壻列獲侍顏範才浹旬月
今焉已矣千古永訣惟公德儀朴素簡黙晩年一麾如斗其邑聊以爲貧
簿試割鷄臨民以簡恩愛浹骨未暮方頌歸化何速惟清之阡山長水瀰
禮成封斧誠違執紼靈返于室萬事悽切駱西古社詩盟永息小子後生
于何覩德今來伏哭公其知否靈如不昧歆此奠觴

又　　三從弟禮鉉

嗚呼痛哉六旬之齡視之於弱年夭殤者則可謂期耄矣三命之職擬之
於布衣窮枯者則亦云榮顯矣然而有若淑德而摧折於中途有若芘頁
而棲遲於下邑則非所以仁壽矣亦非所以達尊矣報應之無權戒不敢

知也嗚呼以吾觀公平生所抱何許地哉耶上窺六經渾渾無涯下逮百家浸浸醲郁內而心經性理近思録外而詩律表章箴銘頌提其要而鉤其玄闡其中而肆其外口不絶吟手不停披惟格於大闈滯於潦倒名不題於鴈塔身不漸於鴻逵蹇驥頓躓泥龜曳尾素所蓄蘊百不一施則婆娑縣紱不足為公榮絶試芹宮不足為公責此所以為公嗟惜嗟惜之不足而繼之以傷痛也睠彼寶樹挺挺珠寶璽璽則不食之休于斯可徵而前後編纂左右圖書長瀜瀰大克幹肯搆庶不墮地靈如不昧則應解顏於冥冥之中矣嗚呼平日事實盡入於當世立言之隧文而昭揭琬琰則固不待訥口之期期而惟其夙所薰炙者一二事告之旁礴其心恬靜其行居官則廉謹奉公居家則儉約自持待人接物不露圭角靜默寡言漠無涯涘足不及卿相之門口不到是非之場其所與之遊者盡是林下耆德窮蔀文學此其大畧而尤有所欽歎者公之學文渟滀積累而無多

意惟日不足人之章句掇拾腐陳而不以輕𢡟恒勉撰進儘是原頭活水琴

中流韻此及自古文人才士之最邪難行者也嗚呼十室歧山一年彈琴

云胡一夕奄隔千古臯復於郎齋殯殮於客館親戚未赴長冬戴星皀盖

南下素車北歸言之於悒思之惻惻嗚呼公之幽宅已卜於鶴山雖非宗

輩容易占借之地而一隅遠壠肯護孤子亦爲輜輳相推之計而公今歸

侍我曾王考靈則亦應呼公而前曰惟爾來惟予偕果不寂寞於泉逝之

間耶嗚呼典型沒矣榱椽壞矣一門無賴十口靡托流水百年浮雲萬事

古木非春大夜不曉嗚呼歿不得視殮葬不得執紼孤負春誼莫伸情禮

一慟萬懷豈有窮已漬綿操誄只告悃愊公靈如在歆兹監兹

又 再從侄濟寅

嗚呼壽纔花甲公得其壽耶位終下縣公稱其位耶痛哉惜矣公自幼力

學讀書績文繼夜窮年沈浸醲郁芻豢不足以悅口絲竹不足以入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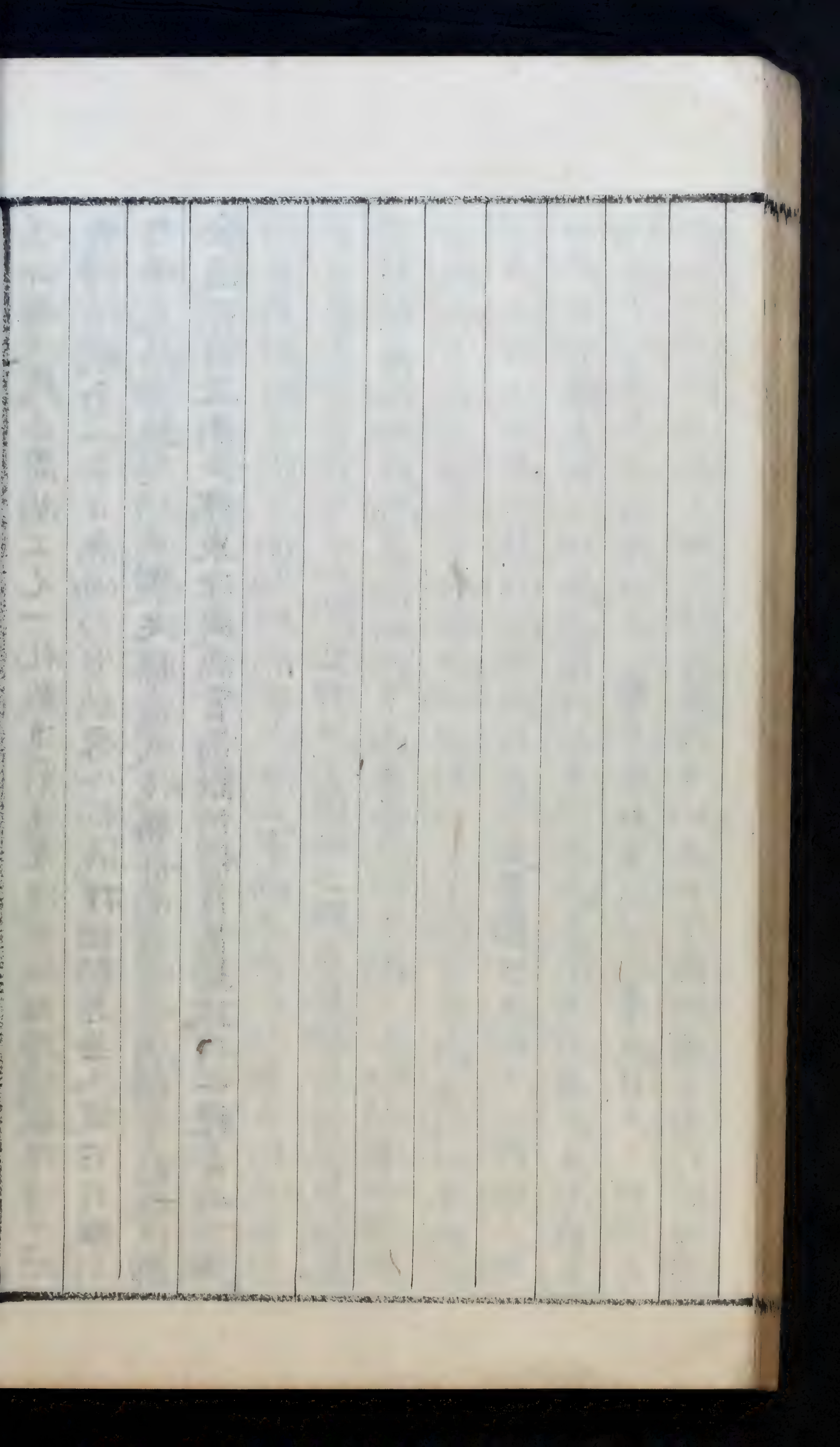
修俗子之邊幅一任吾心之真率視彼汙俗自殊軌轍世有經述之士俱
爲道義之交論經史之奧旨和月露之逸篇早登上庠潦倒半世晩境通
籍偶得岐陽一小縣官舍抵於山家閒花危於訟庭撫字盡誠不要名稱
古人所謂有及人之愛無害物之殃者爲公功實語也聽訟之暇必誦中
庸易繫及諸經日以爲程此径之經冬燕邑時坐卧與共日夕親見者也
平生抱爲有遠大之器無淺近之像孰謂公之遽至於斯耶痛矣痛矣棟
樑遽摧典型俱亡萬事堕甑如復何及悲夫悲夫臨終倉卒之狀石火電
光猶不足喻其忙倘知如此恨不小留十數日以作千古之永訣也公館
孤魂有恨如石伯哀戴星行路亦悲興言及此寧不傷惻佳城已卜清原
無由臨壙一哭顧此餘生尤覺悵悵然幾何不從遊於大化之中耶未化
之前此生良苦文拙悲切略叙萬一隻杯雖薄庶冀降歆

又 山雲李亮淵

嗚呼公生而能全天賦之懿德老六十以天年不病而觀化使我得如斯則當不以死爲悲但我於上一事已無及矣而下一事又非人人可得者公爲吾邪樂爲而不以爲悲者於公亦何足爲之悲也抱富而未施壽又不大人皆以此爲公悲而此在天者吾不敢責備於天惟此一別後人世遂無公也吾能無悲乎如公之好風儀好言笑醇質厚德表裡坦然與我挈賦相樂誠欲我爲善誠欲我无過者吾如何更得見嗚呼悲者公於我有古友道嘗責我以山水間遊騎太遠曰公之歿益復警惕將圖息黥補劓然後報諸公溺今尚肚裡餘滓洗滌未淨而老病將死畏日相逢其將謂我如何更於公幽堂之誌妄涸佛頭知爲公之邪不肖而狀德未盡學一而遺二則庶或以不諌墓恕之耶此二件事茲敢首實而替人哭吾嗚呼悲哉

又

小華李天峻

嗟公之沒歲已周閱上元一札載道窮達暮境縣紱自誇閑歇路脩便謂
我辭仍闕念子平日無僞而質貌厚心柮儀樸語訥若每人悅内自鑑别
自余交結神聽深功坐幾促膝留或投轄舟兩省雪呼酒輪筆前秋佳節
余適南出三街夕秣東津風烈官梅誰折樑月蕭瑟詠我二絶青山一抹

輓辭

南鴻北鴈歲華催春返錦江人不來瓊章到手無多日石火驚心已刼灰
忍說淵明歸菊後空留何遜賞餘梅我思悠悠一別永無緣更把論文盃

韻用正心所承璹輒見屬韻

友人成近默 僉執義

廿載神交歲月催忽驚纓緩夢中來交情溢篋書如舊問學專心老不灰
視化應騎緱嶺鶴去思想統使君梅山南病友相須意洒淚西風酹一盃

姜必孝 洗馬

自號剛齋揭短楣剛齋好學性靈真批風抹月襟懷爽服茝紉蘭道不貧
心事誰知涵活水口碑只誦布陽春總登黌舍金蓮折奄促窮塵璞玉淪
三命元非官稱德六旬自是壽兼仁研數書籍須傳子詩酒風烟別與人
石火人間醒夢日玉樓天上掛名辰年年花月留陳藁處處江山泣舊塵
訣別湖西因隔歲追遊洛北若經晨好將碩果循環理佇見芳蘭福慶臻

旅櫬淒凉燕郡路佳城葱舊鶴山濱門中長老凋零盡欲綴薤章淚滿巾

三從弟禮鉉

赤松遺蔭一枝新獨立風霜六十春少日芳名聯棣蕚暮年手澤出城闉
誰知玉軫馴雞日遽報瑤棺向鶴屯奕世人文俱夜壑寢門一哭更傷神

族姪濟文

世事忽忽元化催也應仙僊待君來憂心白髮曾成雪報國丹心未敢灰
那以更尋恩寺月無緣相問法田梅遺詞向與山雲說淚輓斜陽獨舉盃

友弟韓喆裕 晋州

春光幾度別離樽夢入空樑落月昏六十年餘稽古士半千里外未歸魂
故園松菊依如待塵篋琅玕孰與論尚樸文治遺愛在應知父老淚交翻
駝駱山西里巷連追隨文會自芳年泮林夜雨聯熱話禪舍秋燈對榻眠
末路襟懷無白眼平生詩禮即青氊通來暫阻猶惆悵一別那堪隔九泉

豊山洪羲錫 叅判

東津小棹鴈南翔官柳西風日色荒獨對孤燈愁不寐遺民生說葬桐鄉

故人東閣尙如存聞我今行喜可言野店依稀殘月落一觴何處侑孤魂

過蘇岐邑店懷舊作

小華李天峻

辛丑正月之廿二 大春日 夜夢造剛齋故宅剛齋出迎於戶外便背立不肯面於是記幽明悅驚疑吁其亂前問其見得如何乃遽然而覺悽然而悲賦得記夢六韻盖思想之夢幽明之理有不可誣者如此詩思拙澁不能推演是詋可恨並書此寄示剛齋之胤

杳聲生死別誠發宵寐間分明是日𢈀相邀松下欄良背惟些影咫尺阻容顔夢中飜疑夢驚喜不自安忽吁回即出爲問一般看欠伸一枕上但見殘月殘

成聖思謹稿

此吾剛齋先生遺稿也先生爲余再從叔父而余從而師之自幼年至壯

歲離索之日可數也至今栗里幽夢悠颺於春花東畔老松下小樓邊晴
牖向陽老書連屋話詩浮白笑語款愽若平昔歡每悲覺非真境是固小
少遊息之久慕悅之深自發於胷衷而然也然則從先生久知先生詳者
宜莫余若也噫先生襟韻踈曠顏相魁古山壁之姿文黑之氣積中藹外
見者知爲有道者器像其好學也得於性而守之剛〻以扁其齋庭敎也
常目服膺至老白首如一日雖在造次惶〻一念未始不留於文字上余
嘗以言奉戱曰昔蘓子瞻登九成臺曰山川草木俱是文章今先生之寢
食語默到是文思也肅然一室案留經訓筆札三數十年不住修訂而句
語之間必詢安寧當否有所陳見則輒欣然竄改無復恪留是樂善好問
之除者也是以取友也端同聲是應論道義則如李山雲成近思相與辨
論名理參正同異委法隱則未嘗合席促膝而千里麗澤方寸相照在文
章則如金寤軒吳松磵李荷渠金毅齋其餘名下之士遝復倡綸盈溢巾

行以至陳世德徵禮議辨理氣亦爲累千言平日雖不以經術自居其所論著皆從向理中出來故發爲文詞者皆典贍溫雅紆餘寬轉不矯厲以爲高而有峻拔不可攀之勢不蒼莽以爲古而有殷鍾周鼎之質不鉤棘聱深以爲奧而間架條理井井不紊不夸放浩漫以爲博而令觀者望洋焉詩亦圓渾淋漓恬淡醇古每遇溪山勝界文酒相酬微醺上面笑貌益然率爾成章帶得仁智之趣如元亮素琴自有絃外之音世之讀是詩者不於沖淡少味處有得而祗就聲律藻繪上評之是何異於嗜昌歜羊棗而不嚌大胾也哉嗟夫因源經傳汎濫于史已自布韋時爲士友所推重而不爲多既就宦途回翔一小縣而不爲詘蓋其宅心湛虛優游自得喜不蕩憂不覩窮窘而不移故默視天機脚踏實地深造奧竅自生文采是豈近世操觚家所能及哉遺文之未脫箱篋者其冢允濟大曾於嚴廬守制中括拾量分服未闋而編其就可謂善述而克家者也開卷奉玩風韻

神采復自動盡心目謹題白鶴敀天上黃庭在世間姪薌寒月讀餘韻動詩関之詩以寓一唱三歎之意焉伯游既囑余作文而識之後以李尚書朴始卿之序文及跋示之若二子者眼具而手高辭寔而言信揄揚發揮已是十分髣彿矣又何困蔣老學究爲哉游曰昔年師受義兼友道者即吾兄也今日尊爲爵若靈光者亦吾兄也然則堂内老成之人知先君平生之詳者固莫如吾兄而獨無有述於遺集耶余惕然強爲之文而不能模寫其萬一嗚呼惜哉惟我門内後有幾人能踵先生後復從學問上進步不墜我古家風範如玉謝家子弟游也勉哉游濟大之字歲在先生易簀後十三載辛亥南至再從姪濟冕謹書

剛齋記 幷序

金君洛元以剛名其齋曰吾先子之所命也夫剛孔子所未見而洛元得之乎噫是將以弦韋性情也遂爲之說曰

剛莫如金〻有時鑠剛莫如玉〻有時折故非剛能剛惟剛能柔能柔然後能剛至柔者至剛付焉夫水至柔也惟人所押然懷山破邑決九河沈荆州非水不能也水猶有形水不如風〻至柔也童子一指可揮然拔屋飛石動天地飜大海非風不能也風猶有氣風不如空〻至柔也微塵細毛能沈然運圖象而不息載厚坤而不墜又非空不能也故積柔而後全剛生焉是以大人者卑下如水巽順如風謙虛如空恬佚靜漠神明與居中欲不動而外膠爲虛故富貴貧賤威武舉無足介其中而撓其守者視豊屋連闔如蟒鍋廬視鍾鼎食如一簞瓢視公相位如浮雲視雷霆斧鉞如蟭螟過視死生如晝夜視枯菀如度隙塵短褐安於緼袍藜羹適於大牢不可得以貴不可得以賤不可得以屈故超然絕世恒甬自得彷洋乎埃壒之表而物莫之競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以寬柔以教爲君子之強亦申棖之慾不得爲剛皭然其見聖人之旨也余故申其義

作剛齋說辛巳重陽後日平州申 綽書 承旨

剛齋銘 并序

金上舍 洛元 甫修行士也嘗讀魯論至棖也慾焉得剛忽惕然有警于心遂以剛名齋其先君子實嘉乃而手書以詔之 洛元 受言藏之至今數十年不墜失一以寓沒身孺慕之懷一以爲常目服膺之資閒以求銘於孝孝非其人又無文以應之者然念懷簡之義若斯其至矣自修之志若斯其功矣謹爲銘

性出於天本然則善情感於物惟慾易牽是以先覺克其難克克之維何惟剛其德吾友 洛元 近思而工以剛名齋制外養中義取於經筆受于庭廿載一日競競自持曾無君子斯焉取斯我懷伊人千里同聲勗以前聞剛則必明明無所掩則不爲惑善利之辨其義必察行範其德損象斯室庶幾寡慾過服膺勿失屠維單閼夷則月上浣山人中姜必孝仲愼書 洗馬

又

我欲剛〻斯至矣但物〻而不物於物者天下幾人未可易言也夫見人色莊許多以剛然殊不知莊於內則便爲形役遂失正大之體由孔子觀之吾未見之歎焉得剛之訓所以發也金君 洛元 以剛名其齋因謂余曰先君之手書面命小子之常目服膺實在於斯子其侍我孝思廣我心不可無一言之助曰前既承誨於庭今又請益於人如此其勤孰不樂以善願吾非剛者不敢言請以子之所受於前者著于銘

卽之玉溫赫兮貟養望之山立確乎不拔潔苟渝之堅可拙也其誰許汝剛又詛曰剛者無屈所貴貞固實中用能伸乎物上能此之謂大丈夫知此則爲萬夫望潘南朴南源書 蔭樂正

題剛齋散稿

吾友 洛元 眞實人也與余雅相愛今得其文稿而讀之如見 洛元 焉蓋其

人在乎其文吾見今世之文多矣往〻終日讀之不可以見其人者何也
尚葩藻而後夲實喜論事而不喜論理鍛鍊愈工而太朴愈散是豈有性
情之真哉殆木偶泥塑儼乎其象而其天者固不在也今 洛元 之為文也
雖寂寞數編而所講明者聖賢經禮之名物義諦也所修述者家庭言行
之淵源師承也以至麗澤講習之斲爛往復類皆根據義理無非所以濟
實用補世教者使不至 洛元 者讀之猶識其為讀書勵躬人況余於 洛元
自謂深知其性情真者乎然余之知 洛元 深矣若其所著述則從遊二十
年今乃見之此又 洛元 之真可愛也抑其中論禮文字知深衣喪服之屬
考据精博其警發孤滯為多舊余嘗有志於此遍采諸家說青黃丹鉛箱
篋殺溢而窮居寡陋伥〻無所叩質遂棄置不復理者久矣今幸得 洛元
庶幾與之反復究竟了此一段緣業而顧余白首衰倦萬念灰冷不欲重
費精力殆空言良可慨也丙子冬金啓温書 参判

又

剛齋者吾友金洛元之堂扁而乃其先君子所命佩紘之義也一日洛元以其散稿者示余其日梨亭唱酬錄往在壬戌之秋洛元與余社中諸公所往復者也追前塵而昧昧悼流光之冉冉其日東遊楓嶽錄記於其時余守青城郡洛元路由玆土余欲從之未由到今有手遺恨其日八世譜與先世遺事洛元傳考人家譜牒裒輯家藏文獻泝乎流而溯源及前人之勞蹟其曰愼終錄與追遠儀又其前後遭艱時節次與日後傳家之祭禮圖式也孝無感於附身敬有餘於報本洛元天資近道加以篤實工夫恂恂若言不出口其於情文儀節之間貫穿該洽鮮有及之者蓋今世巨儒也噫詞呵月露遊覽山水不過爲遊人墨客之勝事豈足爲洛元多少而若其追先故而盡揄揚之責謹終事而定祀享之禮是爲洛元之大處余故許之曰八世譜褒長公之孝悌心也先世遺事潘安仁之陳世德也

愼終錄追遠儀又過公書儀卬氏節義之同一義也丙子秋權暖書承旨

又

昔我王考西坡先生於人少許可而與諫議大夫東園金公相得甚歡終始不渝及其卒也詩以誄之曰翰垣一牘金張帽直氣惟應汗簡書蓋可知也金上舍 洛元 甫東園公之玄孫也嘗受杜詩于吾家翰林榆下窮居之時時余尙少蓋知其有美質寧馨而不知世好之篤有如是也及翰林公云亡之後余與翰林之妹婿柳伯愚業功令于藥師庵而 洛元 與吾宗老孫汝受偕至做一旬之會叙舊誼愛才華而猶未有深知也其後殆二紀落落東西時往來于中而已今茲南至余以 貞陵令寓直于東郭山中而 洛元 甫携二子齊大齊仁復尋藥師禪房讀書而來過贈余詩曰東郭復穿聊引興南綦几隱却忘情實際語也余耄經滄桑無意于世久矣而頭童齒豁濩落無成縻斗祿于玆枯木死灰固其宜也而如君者畢登

司馬志在屠龍而迄未大聞鳴盛履雪東郭頁笈山寺尚作老書生而當路無能引汲者若使吾家翰林在世也豈有是也君尚不墜青雲之志經學念書之暇吟哦雪月益未其精於是乎益覺其賢也探其笈則有諸編詩稿登鳥嶺泛洛江偏觀鷄林舊洛之古都挹圃隱晦齋之遺躅東極于萊海釜山而返其得諸山水間者當如何哉一手百篇所以昌其氣者可知也其一則與企齋申公之漢溪金玉如兩學士唱酬之什而冠以齋居感興次朱晦庵先生韻上自太極之圖精之訓至于洛建而存養省察之要讀書窮理之方無不涉其波而嚌其臠焉是其本也今乃盡知君天林之篤學殖之富有如是矣近世師友淵源絶久矣鮮能私淑而自得者嗟哉金生始可與言詩而論學也已余與君世好之舊相以押習亦云久矣而今三見始盡其蘊知人之難有如是夫愛玩之深言不自已遂忘陋拙題其後而歸之龍集大梁日躔玄枵之臘首湯後人吳彥誼謹書 貞陵令時作

送剛齋之任燕岐序 附詩

剛齋全洛元今將之任岐山余其執友也可無一言以贈別乎今之言者曰讀書人不能治一邑然則所謂能治者吾未知其何等人耳剛齋讀書士也其真不能治矣乎子路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則不讀書而能治吾不知信也子之優於學而未能試以至于老白首今於小縣乎何有學固不敢論也而以子之已字于身者觀之則忠厚惻怛悃愊無華此其質過於文而誠不可揜甫子以顯若之字將見無所往而不自得也若其作聰明矜巧智以能吏名者非惟子之所短抑深以爲耻者也夫豈以此換彼也哉若曰古今異道則非吾與子之所敢知也如欲加之勉也則子之名齋以剛者已得之矣以子之質慤而齋之以無慾之剛焉其所以捷下伸上卓然自立者何可與治治俗吏同課也哉余言不過如此剛齋以爲如何是爲送燕岐使君序附以詩社餞章

韻二首日地稱堪稱松桂林儒城一畔鵲川陰詩筵送別風流遠征盖佇
迴春雪深當世吏才多妙手知君古韻獻真心休將柱笏爲高致何似坐
居髮不簪紼撤違初志詩書潤此身朝廷重字牧郎壑少閑人官自清寒
分民應悃愊親行看吾道信何用別愁新
上之四年戊戌人日成近默識

又

子以剛齋號尊先考命早擢庠士晩通仕籍周甲而一麾賀者賀其喜也
余亦賀其賀而贈以言曰昔我素翁先祖補峴山時少痊先生詩以贐今
余之言亦豈徒然哉燕小縣也宓子仁愛可推百姓之不忍欺而剛者柔
之反性固柔克治在剛明則子之頤名思義奉奉於肇錫庭訓於爲政乎
何有剛齋勉之詩曰鼓角縣壇仕循賢畫翁萍老共離筵堪憐白髮勞
形役秖愛清名赫世傳酒熟梅堂春晝後花迎墨綬錦江前風流少一東

城社悵望峯𨌁樹擁烱戊戌元月上浣小華李仲及天峻和南

書剛齋遺集後

余與剛齋相知也晩過從無多而相與也深嘗往來于中也樂橋僦屋與剛齋舊宅棟宇相望兩家兒孫晨夕往來若一家人有時杖藜庭除望見小樓前曲腰松未嘗不想見其人也剛齋之子濟大伯遣克家凡剛齋之狀誌墓道文字皆乞於先友之山林長者蒐輯剛齋之詩文粧成一函請序於先友之爲藝苑宗匠者以余亦嘗不鄙夷於剛齋也要惠一文字余懶散廢學許之而未果者殆十年而未之忘也今玆之夏余在天藏山之園齋徽慶成子聖思申子龜徵期會于直廬留連信宿成子忽顧語曰每到林園佳處文酒之會輒思洛元洛元若在必已拈韻請賦矣因相與悵然洛元剛齋之字而成與申盖剛齋之久要也客去之明日伯浩適又見過因其友而懷其人見其子如對其面追憶京兆舊集實增黃壚之感

欲為一文字以踐伯游之諾遂就其集後而書之余之未識剛齋也過申子之宅座有一客鬚眉衣巾淋淋有文墨氣余意其剛齋也將欲問諸主人客忽先語主人曰此子非始御也耶因相笑而語客果剛齋而始御余之字也其定交也如此余之守制於楊山也剛齋歷早禮畢坐久忽從袖中出一詩軸展示之曰雖在嚴廬幸為我一正也余時無以為辞為看一二篇還之剛齋每得一詩文雖不知己者輒使解之為安一字欣然改之無吝色或終朝有事務晩就一詩喜曰今日亦不虛度凡知舊之往復唱酬皆聯書於自家集中時時摩挲諷詠而樂之蓋其耽書喜述作樂善好問坦易真率若此余實寡陋閑未窺作者之藩籬不敢妄加許品而要之典贍多積而發之者也今知舊凋謝如剛齋者不可得見而如其文章亦不可復見安得不臨風流悵也庚戌夏五月少弟朴初壽述 時溫陵令作

殤兒元興壙誌 以此誌敢附于先考遺稿之末者聊為壽傳不泯而妄率極矣

兒之名曰元興謹承先考府君剛齋公遺命而錫汝者也父曰濟大母曰全州李氏兒生而資禀聰敏儀形警悟絶言間行雲所止處學步以至十歲不病晝未嘗或寢雖飲於厭滋於讀一聽解數輒綜核歸趣嘗云秦漢唐既未受禪位傳位之緒以征代是取不可承三代正統每嘗諸葛孔明起兵幾歲幸捷南夷而一未勝魏雖云時運其才實所稱矣但諸及唐高者所讀只此而止也課輪誦七經百篇小學題寄出師表琵琶行襄陽歌唐五七絶等篇每援筆立書帕手朗吟頗有可尚即燈火詩云房中燈火一明可四方安待曉而朗讀黃昏到夜闌者是也兒乎惜哉

憲宗壬寅九月初三日生偶病泄痢 今上辛亥七月二十一日丑時夭年纔一甲兒結千古瘞楊州尾孔面栗北村王母 贈淑夫人全州李氏兆次之右悲夫以寓孤獨之懷備敘顛末辛亥八月某日父濟大誌